

十八
13

T2455/17

周書卷之七

187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ChL 2455.17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周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一

韋瑱

梁昕

皇甫璠

辛慶之

王子直

杜杲

韋瑱字世珍京兆杜陵人也世為三輔著姓曾祖惠度姚泓尚書

郎隨劉義真過江仕宋為鎮西府司馬順陽太守行南雍州事後

於襄陽歸魏拜中書侍郎贈安西將軍洛州刺史祖千雄略陽郡

守父英代郡守贈兗州刺史瑱幼聰敏有夙成之量閭里咸敬異

齊州書局藏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禮

之篤志好學兼善騎射魏孝昌三年起家太尉府法曹參軍稍遷
直後除明威將軍雍州治中假鎮遠將軍防城州將累遷諫議大
夫冠軍將軍太祖爲丞相加前將軍太中大夫封長安縣男食邑
三百戶轉行臺左丞加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遷使持節都督
南郢州詣軍事南郢州刺史復入爲行臺左丞瑱明察有幹局再
居左轄時論榮之從復弘農戰沙苑加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又
從戰河橋進爵爲子增邑二百戶大統八年齊神武侵汾絳瑱從
太祖禦之軍還令瑱以本官鎮蒲津關帶中澗城主尋除蒲州總
管府長史頃之徵拜鴻臚卿以望族兼領鄉兵加帥都督遷大都
督通直散騎常侍行京兆郡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
侍魏恭帝二年賜姓宇文氏二年除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州通
西域蕃夷往來前後刺史多乞賂遺胡寇犯邊又莫能禦瑱雅性

清儉兼有武略蕃夷贈遺一無所受故人畏威不敢爲寇公私安
靜夷夏懷之孝閔帝踐祚進爵平齊縣伯增邑五百戶秩滿還京
吏民戀慕老幼追送留連十數日方得出境世宗嘉之進授侍中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成三年卒時年六十一贈岐宜二
州刺史謚曰惠天和二年又追封爲公增邑通前三千戶仍詔其
子峻襲峻後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峻弟師起家中外府記
室歷兵部小府下大夫建德末蒲州總管府中郎行河東郡事
梁昕字元明安定烏氏人也世爲關中著姓其先因官徙居京兆
之藍屋焉祖重耳漳縣令父勸儒州主簿冠軍將軍中散大夫贈
涇州刺史昕少溫恭見稱州里正光五年秦隴構亂蕭寶寅爲大
都督統兵出討以昕爲行臺參軍孝昌初拜盩厔將軍稍遷驍威
將軍給事中仍從寶寅征万俟醜奴相持二年前後數十戰以功

封征西將軍爾朱天光入關復引為外兵參軍從天光征討拜右將軍太中大夫太祖迎魏孝武軍次雍州昕以三輔望族上謁太祖見昕容貌瓌偉深賞異之即授右府長流參軍大統初加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轉丞相府戶曹參軍從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除車騎將軍丞相府王簿出為洛安郡守徵拜大將軍行臺兵部郎中加帥都督十二年除河南郡守鎮大塢尋又移鎮閭韓式遏邊壘甚著誠信遷東荊州刺史昕撫以仁惠蠻夷悅之流民歸附者相繼而至封安定縣子邑三百戶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儀同三司孝閔帝踐祚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宗初進爵胡城縣伯邑五百戶三年除九曲城主保定元年遷中州刺史增邑八百戶轉邵州刺史二年以母憂去職尋起復本任天和初徵拜工部中大夫出為陝西總管府長史昕性溫裕

有幹能歷官內外咸著聲稱尋卒於位贈大將軍謚曰貞

昕弟榮歷位匠師下大夫中外府中郎蕃部郡伯司倉計部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朝那縣伯贈涇寧幽三州刺史謚曰靜

皇甫璠字景瑜安定三水人也世為西州著姓後徙居京兆焉父和本州治中大統末追贈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璠少忠謹有幹略永安中辟州都督太祖為牧補王簿以勤事被知每蒙褒賞大統四年引為丞相府行參軍尋轉田曹參軍東閣祭酒加散騎侍郎稍遷兼太常少卿都水使者歷蕃部兵部虞部民部吏部等諸曹郎中六官建拜計部下大夫孝閔帝踐祚轉守廟下大夫以選為東道大使撫巡州防尋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長樂縣子邑五百戶出為玉壁總管府長史保定中遷鴻州刺史入為小納言俄除隴右總管府司馬轉陝州總管府長史徵拜蕃部

中大夫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復出爲隴右總管府長史
璠性平和小心奉法安分守志恒以清白自處當時號爲善人建
德元年除民部中大夫三年授隨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安之其
年增邑并前二千戶六年卒於位贈交渭二州刺史謚曰恭子諒
少知名太象中位至吏部下大夫

辛慶之字慶之隴西狄道人也世爲隴右著姓父顯崇馮翊郡守
贈雍州刺史慶之少以文學徵詣洛陽對策第一除秘書郎屬爾
朱氏作亂魏孝莊帝令司空楊津爲北道行臺節度山東諸軍以
討之津敬慶之爲行臺左丞典參謀議至鄴聞孝莊帝暴崩遂出
克冀間謀結義徒以赴國難尋而節閔帝立乃還洛陽普泰二年
遷平北將軍太中大夫及賀拔岳爲行臺復敬慶之爲行臺吏部
郎中開府掾尋除雍州別駕大統初加車騎將軍俄遷衛大將軍

左光祿大夫後太祖東討爲行臺左丞時初復河東以本官兼鹽
池都將四年東魏攻正平郡陷之遂欲經略鹽池慶之守禦有備
乃引軍退河橋之役大軍不利河北守令棄城走慶之獨因鹽池
抗拒彊敵時論稱其仁勇六年行河東郡事九年入爲丞相府右
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除度支尚書復行河東郡事遷通直散騎
常侍南荊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慶之位遇雖隆而率性儉素車馬
衣服亦不尚華侈志量淹和有儒者風度特爲當時所重又以其
經明行修令與盧誕等教授諸王魏廢帝二年拜秘書監尋卒於
位子加陵主寢上士慶之族子昂昂字進君年數歲便有成人志
行有善相人者謂其父仲略曰公家雖世載冠冕然名德富貴莫
有及此兒者仲略亦重昂志氣深以爲然年十八侯景辟爲行臺
郎中加鎮遠將軍景後來附昂遂入朝除丞相府行參軍大統十

四年追論歸朝之勲封襄城縣男邑二百戶轉丞相府田曹參軍
及尉遲迴伐蜀昂招募從軍蜀平以功授輔國將軍魏都督迴仍
表昂為龍州長史領龍安郡事州帶山谷舊俗生梗昂威惠洽著
吏民畏而愛之成都一方之會風俗舛雜迴以昂達於從政復表
昂行成都令昂到縣即與諸生祭文翁學堂因共歡宴謂諸生曰
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若不事斯語何以成名
各宜自勉克成令譽昂言切理至諸生等竝深感悟歸而告其父
曰辛君教誡如此不可違之於是井邑肅然咸從其化遷梓潼郡
守進位帥都督加通直散騎常侍六官建入為司隸上士襲爵繁
昌縣公世宗初授天官府上士加大都督武成二年授小職方下
大夫治小兵部保定二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轉小吏部四
年大軍東討昂與大將軍權景宣下豫州以功賞布帛二百匹時

州殷阜軍國所資經塗艱險每苦劫盜詔昂使於梁益軍民之
務皆委決焉昂撫導荒梗安置城鎮數年之中頗得寧靜天和初
陸騰討信州羣蠻盛時未克高祖詔昂便於通渠等諸州運糧饋
之時臨信楚合等諸州民庶亦多從逆昂諭以禍福赴者如歸乃
令老弱負糧壯夫拒戰咸願為用莫有怨者使還屬巴州萬榮郡
民反叛攻圍郡城邈絕山路昂謂其同侶曰凶奴狂悖一至於此
若待上聞或淹旬月孤城無援必淪寇黨欲救近溺寧暇遠求越
人苟利百姓專之可也於是遂募開通二州得三千人倍道兼行
出其不意又令其衆皆作中國歌直趣賊壘賊既不以為虞謂有
大軍赴救於是望風瓦解郡境獲寧朝廷嘉其權以濟事詔梁州
總管杞國公亮即於軍中賞昂奴婢二十口繒絲四百匹亮又以
昂威信布於宕渠遂表為渠州刺史俄轉通州刺史昂推誠布信

甚得夷獠歡心秩滿還京首領皆隨昂詣闕朝覲以昂化洽夷華
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晉公護執政昂稍被護親待
高祖以是頗銜之及加之捶楚因此遂卒昂族人仲景好學有雅
量其高祖欽後趙吏部尚書雍州刺史子孫因家焉父歡魏隴州
刺史宋陽公仲景年十八舉文學對策高第拜司空府王簿遷員
外散騎侍郎建德中位至內史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於官子
衡

王子直字孝正京兆杜陵人也世爲郡右族父琳州王簿東雍州
長史子直性節儉有幹能魏正光中州辟王簿起家奉朝請除太
尉府水曹行參軍加明威將軍時梁人圍壽春臨淮王元或率軍
赴援子直以本官參或軍事與梁人戰斬其軍主夏侯景超梁人
乃退淮南民感因兵寇之後猶聚爲盜或令子直招撫之旬日之

咸來復業自合肥以北安堵如舊永安初拜員外散騎常侍鴻
臚少卿普泰初進後軍將軍大中大夫賀拔岳入關以子直爲開
府王簿遷行臺郎中魏孝武西遷封山北縣男邑二百戶大統初
漢熾屠各阻兵於南山與隴東屠各共爲唇齒太祖令子直率涇
州步騎五千討破之南山平太祖嘉之賜書勞問除尚書左外兵
郎中三年進屯騎將軍兼中書舍人四年從太祖解洛陽圍經河
橋戰兼尚書左丞出爲秦州總管府司馬時涼州刺史宇文仲和
據州逆命子直從隴右大都督獨孤信討平之復入爲大行臺郎
中兼丞相府記室吐谷渾寇西平以子直兼尚書兵部郎中出隴
右經略之大破渾衆於長寧川渾賊遁走十五年進車騎將軍左
光祿大夫除太子中庶子領齊王友尋行馮翊郡事十六年魏齊
王廓出牧秦隴復以子直爲秦州別駕仍領王友隨陸初平授安

州長史領別駕加帥都督轉并州長史魏廢帝元年拜使持節大都督行瓜州事子直性清靜務以德政化民西土悅附魏恭帝初徵拜黃門侍郎卒於位子宣禮柱國府參軍事

杜杲字子暉京兆杜陵人也祖建魏輔國將軍贈豫州刺史父皎儀同三司武都郡守杲學涉經史有當世幹略其族父瓚清貞有識鑒深器重之常曰吾家千里駒也瓚時仕魏為黃門侍郎兼度支尚書衛大將軍西道行臺尚孝武妹新豐公主因薦之於朝廷永熙三年起家奉朝請累遷輔國將軍成州長史漢陽郡守世宗初轉修城郡守屬鳳州人仇周貢等構亂攻逼修城杲信洽於民部內遂無叛者尋而開府趙和諸軍進討杲率郡兵與和合勢遂破平之入為司命上士初陳文帝弟安成王瑱為質於梁及江陵平瑱隨例遷長安瑱人請之太祖許而未遣至是帝欲歸之命杲

使焉陳文帝大悅即遣使報聘并賂黔中數州之地仍請畫野分疆永敦隣好以杲奉使稱旨進授都督治小卻伯更徙分界焉陳人於是以魯山歸我帝乃拜瑱柱國大將軍詔某送之還國陳文帝謂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是周朝之惠然不還彼魯山亦恐未能及此杲答曰安成之在關中乃咸陽一布衣耳然是陳之介弟其價豈止一城本朝親睦九族怨已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所以發德音者蓋為此也若知止侔魯山固當不貪一鎮况魯山梁之舊地梁即本朝蕃臣若以始末言之魯山自合歸國云以尋常之士易已骨肉之親使臣猶謂不可何以聞諸朝廷陳文帝慚恧久之乃曰前言戲之耳自是接遇有加常禮及杲還命引升殿親降御座執手以別朝廷嘉之授大都督小載師下大夫治小納言復聘於陳中山公訓為蒲州總管以杲為府司馬州治

中兼知州府事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及華皎來附詔
今衛公直督元定等援之與陳人交戰我師不利元定等竝沒自
是連兵不息東南騷動高祖患之乃授杲御正中大夫後四年遷
温州刺史賜爵義興縣伯大象元年徵拜御正中大夫復使於陳
二年除申州刺史加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為侯邑一千三百戶
除同州司會隋開皇元年以杲為同州總監進爵為公俄遷工部
尚書二年除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尋以疾卒子運大象末宣納
上士杲兄長暉位至儀同三司

周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一 終

西州中書省
周書卷三十九

周書卷四十

西州中書省
周書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二

尉遲運

王執

宇文神舉

宇文孝伯

顏之儀

樂運

尉遲運大司空吳國公綱之子也少彊濟志在立功魏大統十六
年以父勲封安喜縣侯邑一千戶孝閔帝踐祚授使持節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俄而廢帝朝議欲尊立世宗乃令運奉迎於岐州
以預定策勲進爵周城縣公增邑五百戶保定元年進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三年從楊忠攻齊之并州以功別封第二子瑞

保城縣侯邑一千戶四年出爲隴州刺史地帶汧渭民俗難治運垂情撫納甚得時譽天和五年入爲小右武伯六年遷左武伯中大夫尋加軍司馬武伯如故運既職兼文武甚見委任齊將斛律明月寇汾北運從齊公憲禦之攻拔其伏龍城進爵廣業郡公增邑八百戶建德元年授右侍伯轉在司衛時宣帝在東宮親狎諂佞數有罪失高祖於朝臣內選忠諫鯁正者以匡弼之於是運爲右宮正二年帝幸雲陽宮又令運以本官兼司武與長孫覽輔皇太子居守俄而衛刺王直作亂率其黨襲肅章門覽懼走行在所運時偶在門中直兵奄至不暇命左右乃手自闔門直黨與運爭門斫傷運手指僅而得閉直既不得入乃縱火烧門運懼火盡直黨得進乃取宮中材木及牀以並火更以膏油灌之火勢轉熾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運率留守兵因其退以擊之直大敗而走

是日微運宮中已不守矣高祖嘉之授大將軍賜以直田宅妓樂金帛車馬及什物等不可勝數四年出爲同州蒲津潼關等六防諸軍事同州刺史高祖將伐齊召運參議東夏底定頗有力焉五年拜柱國進爵盧國公邑五千戶宣政元年轉司武上大夫總宿衛軍事高祖崩於雲陽宮祕未發喪運持侍衛兵還京帝卽位授上柱國運之爲宮正也數進諫於帝帝不能納反疎忌之時運又與王軌宇文孝伯等皆爲高祖所親待軌屢言帝失於高祖帝謂運預其事愈更銜之及軌被誅運懼及於禍問計於宇文孝伯語在孝伯傳尋而得出爲秦州總管秦渭等六州諸軍事秦州刺史然運至州猶懼不免大象元年十一月遂以憂薨於州時年四十一贈大後承秦渭河鄯成洮文等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謚曰中子靖嗣大象末儀同大將軍

王軌太原祁人也小名沙門漢司徒允之後世爲州郡冠族累葉仕魏賜姓烏丸氏父光少雄武有將帥才略每從征討頻有戰功太祖知其勇決遇之甚厚位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原縣公軌性質直慷慨有遠量臨事溫正人不敢干起家事輔城公及高祖卽位授前侍下士俄轉左侍上士頗被識顧累遷內史上士內史下大夫加授儀同三司自此親遇彌重遂處腹心之任時晉公護專政高祖密欲圖之以軌沈毅有識度堪屬以大事遂問以可否軌贊成之建德初轉內史中大夫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又拜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封上黃縣公邑一千戶軍國之政皆參預焉五年高祖總戎東伐六軍圍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城北面夜中密遣送欵詔令率衆應之未明士皆登城鼓噪齊人駭懼因卽退走遂克晉州擒其城主特進海昌王尉相貴俘甲士八千人於

是遂從平并鄴以功進位上大將軍進爵鄴國公邑三千戶及陳將吳明徹入寇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頻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不敢復出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爲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鐵鑊貫車輪橫截水流以斷其船路方欲密決其堰以斃之明徹知之懼乃破堰遽退冀乘決水之勢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闊水勢亦衰船艦竝礙於車輪不復得過軌因率兵圍而蹙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千騎先走得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竝就俘獲陳之銳卒於是殲焉高祖嘉之進位在國仍拜徐州總管七州十五鎮諸軍事軌性嚴重多謀略兼有呂梁之捷威振敵境陳人甚憚之宣帝之征吐谷渾也高祖令軌與宇文孝伯竝從軍中進取皆委軌等帝仰成而已時官尹鄭譯王端等竝得

幸帝帝在軍中頗有失德譏等皆預焉軍還軌等言之於高祖高祖大怒乃撻帝除譏等名仍加捶楚帝因此大銜之軌又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及此事且言皇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爲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乃謂高祖曰皇太子仁孝無聞復多涼德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短暗不足以論是非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識度宏遠而弼比每對臣深以此事爲慮高祖召弼問之弼乃詭對曰皇太子養德春官未聞有過未審陛下何從得聞此言既還軌謂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對揚何得乃爾翻覆弼曰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之儲副豈易攸言事有蹉跌便至滅門之禍本謂公密陳滅不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實非宜後軌因內宴上壽又將高祖鬚曰可愛好老公 恨後嗣弱耳高祖深以爲然但漢王次

長又不才此外諸子竝幼故不能用其說及宣帝卽位追鄭譏等復爲近侍軌自知及於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隣接彊寇欲爲身計易同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况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效豈以獲罪於嗣主便欲背德於先朝止可於此待死義不爲他計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大象元年帝令內史杜慶信就徐州殺軌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帝不納遂誅之軌立朝忠恕兼有大功忽以無罪被戮天下知與不知無不傷惜

宇文神舉太子之族子也高祖晉陵曾祖求男仕魏位竝顯達祖金殿魏鎮遠將軍兗州刺史安吉縣侯父顯和少而襲爵性矜嚴頗涉經史膂力絕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魏孝武之在藩也顯和早蒙眷遇時屬多難嘗問計於顯和顯和具陳宜杜門晦迹

相時而動孝武深納焉及卽位擢授冠軍將軍閣內都督封城陽縣公邑五百戶孝武以顯和藩邸之舊遇之甚厚時顯和所居宅隘陋乃撤殿省賜爲寢室其見重如此及齊神武專政帝每不自安謂顯和曰天下洶洶將若之何對曰當今之計莫若擇善而從之因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關之策帝以顯和母老家累又多令預爲計對曰今日之事忠孝不可竝立然臣不密則失身安敢預爲私計帝愴然改容曰卿卽我之王陵也遷朱衣直閣閣內大都督改封長廣縣公邑一千五百戶從帝入關至漆水太祖素聞其善射而未之見也俄而水傍有一小鳥顯和射而中之太祖笑曰我知卿工矣其後引爲帳內大都督俄出爲持節衛將軍東夏州刺史以疾去職深爲吏民所懷尋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魏恭帝元年卒時年五

十七太祖親臨之哀動左右建德二年追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延丹綬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神舉早歲而孤有夙成之量族兄安化公深器異之及長神情倜儻志略英贍眉目疎朗儀貌魁梧有識欽之莫不許以遠大世宗初起家侍上士世宗留意翰林而神舉雅好篇什帝每有遊幸神舉恒得侍從保定元年襲爵長廣縣公邑二千三百戶尋授帥都督遷大都督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拜右大夫四年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治小宮伯天和元年遷右宮伯中大夫進爵清河郡公增邑一千戶高祖將誅晉公護也神舉得預其謀建德元年遷京兆尹三年出爲熊州刺史神舉威名素重齊人甚憚之五年攻拔齊陸渾等五城及高祖東伐詔神舉從軍并州平卽授并州刺史加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州暨齊氏別都控帶要重平定南爾民俗

澆訛豪右之家多爲姦猾神舉勵精爲治示以威恩旬月之間遠邇悅服尋加上大將軍改封武德郡公增邑二千戶俄進柱國大將軍改封東平郡公增邑通前六千九百戶所部東壽陽縣土人相聚爲盜率其黨五千人來襲州城神舉以州兵討平之宣政元年轉司武上大夫高祖親戎北伐令神舉與原國公如願等率兵五道俱入高祖至雲陽疾甚乃班師幽州人盧昌期祖英伯等聚衆據范陽反詔神舉率兵擒之齊黃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反中賊平見獲解衣將伏法神舉素欽其才名乃釋而禮之卽令草露布其待士禮賢如此屬稽胡反叛入寇西河神舉又率衆與越王盛討平時突厥與稽胡連和遣騎赴救神舉以奇兵擊之突厥敗走稽胡於是欵服卽授并路肆石等四州十二鎮諸軍并州總管初神舉見待於高祖遂處心腹之任王軌宇文孝伯等屢言皇太子

之短神舉亦頗與焉及宣帝卽位荒淫無度神舉懼及於禍懷不自安初定范陽之後威聲甚振帝亦忌其名望兼以宿憾遂使人齎鴆酒賜之薨於馬邑時年四十八神舉偉風儀善辭令博涉經史性愛篇章尤工騎射臨戎對寇勇而有謀莅職當官每著聲績兼好施愛士以雄豪自居故得任兼文武聲彰中外百僚無不仰其風則先輩舊齒至于今而稱之子嗣嗣位至儀同大將軍神舉弟神慶少有壯志武藝絕倫大象末位至柱國汝南郡公

宇文孝伯字胡三吏部安化公深之子也其生與高祖同日太祖甚愛之養於第內及長又與高祖同學武成元年拜宗師上士時年十六孝伯性沈正嘗諤好直言高祖卽位欲引置左右時政在冢臣不得專制乃託言少與孝伯同業受經思相啟發由是晉公護弗之猜也得入爲右侍上士恒侍讀書天和元年遷小宗師領

右侍儀同及遭父憂詔令於服中襲爵高祖嘗從容謂之曰公之於我猶漢高之與盧綰也乃賜以十三環金帶自是恒侍左右出入臥內朝之機務皆得預焉孝伯亦竭心盡力無所迴避至於時政得失及外間細事皆以奏聞高祖深委信之當時莫與爲比及高祖將誅晉公護密與衛王直圖之唯孝伯及王軌宇文神舉等頗得參預護誅授開府儀同三司歷司會中大夫左右小宮伯東宮左宮正建德之後皇太子稍長旣無令德唯昵近小人孝伯白高祖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臣忝宮官實當其責且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猶望日就月將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帝斂容曰卿世載綬直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深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於是以尉遲運爲右宮正孝伯仍爲左宮正

拜宗師中大夫及吐谷渾入寇詔皇太子征之軍中之事多決於孝伯俄授京兆尹入爲左宮伯轉右宮伯嘗因侍坐帝問之曰我兒比來漸長進不答曰皇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失及王軌因內宴將帝鬚言太子之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嘗語我云太子無過今執有此言公爲誰矣孝伯再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五年大軍東討拜內史下大夫令掌留臺事軍還帝曰居守之重無忝戰功於是加授大將軍進爵廣陵郡公邑三千戶并賜金帛及女妓等六年復爲宗師每車駕巡幸常令居守其後高祖北討至雲陽宮遂寢疾驛召孝伯赴行在所帝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是夜授司衛上大夫總宿衛兵馬事又令馳驛入京鎮守以備非常宣帝卽位授小冢宰帝

忘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爲朕圖齊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之叔父戚近功高社稷重臣棟梁所寄陛下若妄加刑戮微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爲不忠之臣陛下爲不孝之子也帝不懌因漸疎之乃與于智王端鄭譯等密圖其事後令智告憲謀逆遣孝伯召憲入遂誅之帝之西征也在軍有過行鄭譯時亦預焉軍還孝伯及王軌盡以白高祖怒撻帝數十仍除譯名至是譯又被帝親昵帝旣追憾被杖乃問譯曰我脚上杖痕誰所爲也譯答曰事出宇文孝伯及王軌譯又因說王軌將鬚事帝乃誅軌尉遲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爲之奈何孝伯謂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爲臣爲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若爲身計宜且遠之於是各行其志運尋出爲秦州總管然帝荒

淫日甚誅戮無度朝章弛紊無復綱紀孝伯又頻切諫皆不見從由是益疎斥之後稽胡反令孝伯爲行軍總管從越王盛討平之及軍還帝將殺之乃託以齊王之事謂之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孝伯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爲羣小媒孽加之以罪臣以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爲罪是所甘心帝大慙俛首不語乃命將出賜死于家時年三十六及隋文帝踐極以孝伯及王軌忠而獲罪竝令收葬復其官爵又嘗謂高頴曰宇文孝伯實有周之良臣若使此人在朝我輩無措手處也子欲嗣

顏之儀字子升琅邪臨沂人也晉侍中含九世孫祖見遠齊御史治書正色立朝有當官之稱及梁武帝執政遂以疾辭尋而齊和帝暴崩見遠慟哭而絕梁武帝深恨之謂朝臣曰我自應天從人

何預天下人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當時嘉其忠烈咸稱歎之父
協以見遠蹈義忤時遂不仕進梁元帝爲湘東王引協爲其府記
室參軍協不得已乃應命梁元帝後著懷舊志及詩竝稱贊其美
之儀幼穎悟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羣書好爲詞賦嘗獻神州
頌辭致雅贍梁元帝手敕報曰枚乘二葉俱得遊梁應貞兩世竝
稱文學我求才子鯁慰良深江陵平之儀隨例遷長安世宗以爲
麟趾學士稍遷司書上士高祖初建儲宮盛選師傅以之儀爲侍
讀太子後征吐谷渾在軍有過行鄭譯等竝以不能匡弼坐譴唯
之儀以累諫獲賞卽拜小宮尹封平陽縣男邑二百戶宣帝卽位
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進爵爲公增邑一千戶帝後刑政
乖僻昏縱日甚之儀犯顏驟諫雖不見納終亦不止深爲帝所忌
然以恩售毋優容之及帝殺王軌之儀固諫帝怒欲并致之於法

後以其諒直無私乃舍之宣帝崩劉昉鄭譯等矯遺詔以隋文帝
爲丞相輔少王之儀知非帝旨拒而弗從昉等草詔著記逼之儀
連署之儀厲聲謂昉等曰王上升遐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
英方今賢戚之內趙王最長以親以德谷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
當思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
罔先帝於是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著而行之隋文帝後索符
璽之儀又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王者宰相何故索之於是隋
文帝大怒命引出將戮之然以其民之望也乃止出爲西疆郡守
隋文帝踐極詔徵還京師進爵新野郡公開皇五年拜集州刺史
在州清靜夷夏悅之明年代還遂優遊不仕十年正月之儀隨例
入朝隋文帝望而識之命引至御坐謂之曰見危授命臨大節而
不可奪古人所難何以加卿乃賜錢十萬米一百石十一年冬卒

年六十九有文集十卷行於世時京兆郡丞樂運亦以直言數諫於帝運字承業南陽清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八世孫祖文素齊南郡守父均梁義陽郡守運少好學涉獵經史而不持章句年十五而江陵滅運隨例遷長安其親屬等多被籍而運積年爲人傭保皆贖免之又事母及寡嫂甚謹由是以孝義聞梁故都官郎琅邪王澄美之爲次其行事爲孝義傳性方直未嘗求媚於人天和初起家夏州總管府倉曹參軍轉在國府記室參軍尋而臨淄公唐瑾薦爲露門學士前後犯顏屢諫高祖多被納用建德二年除萬年縣丞抑挫豪右號稱疆直高祖嘉之特許通籍事有不便於時者令巨細奏聞高祖嘗幸同州召運赴行在所既至高祖謂運曰卿來日見太子不運曰臣來日奉辭高祖曰卿言太子何如人運曰中人也時齊上憲以下並在帝側高祖顧謂憲等曰百官佞我

皆云太子聰明睿知唯運獨云中人方驗運之忠直耳於是因問運中人之狀運對曰班固以齊桓公爲中人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謂可與爲善亦可與爲惡也高祖曰我知之矣遂妙選宮官以匡弼之仍超拜運京兆郡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及高祖崩宣帝嗣位葬訖詔天下公除帝及六宮便議卽吉運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先王制禮安可誣之禮天子七月而葬以俟天下畢至今葬期既促事訖便除文軌之內奔赴未盡隣境遠聞使猶未至若以喪服受弔不可旣吉更凶如以玄冠對使未知此出何禮進退無據愚臣竊所未安書奏帝不納自是德政不修數行赦宥運又上疏曰臣謹案周官曰國君之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故不遊觀焉若遊觀則施惠以悅之也尚書曰眚災肆赦此謂過誤爲害罪雖大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

之疑有赦此謂赦疑從罰罰疑從免論語云赦小過舉賢才謹尋
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逮茲末葉不師古始無益於
治未可則之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痤疽之礪石
又曰惠者民之仇讐法者民之父母矣漢遺言猶云唯願無赦王
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
之惡乎帝亦不納而昏暴滋甚運乃輿櫬詣朝堂陳帝入失一曰
內史御正職在弼諧皆須參議共治天下大尊比來小大之事多
獨斷之堯舜至聖尚資輔弼比大尊未爲聖主而可專恣已心凡
諸刑罰爵賞爰及軍國大事請參諸宰輔與衆共之二曰內作色
荒古人重誠太尊初臨四海德惠未洽先搜天下美女用實後宮
又詔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聲溢朝野請姬媵非幸御
者放還本族欲嫁之女勿更禁之三曰天子未明求衣日旰忘食

猶恐萬機不理天下擁滯大尊比來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
奏多附內豎傳言失實是非可懼事由宦者亡國之徵請准高祖
居外聽政四曰變故易常乃爲政之大忌嚴刑酷罰非致治之弘
規若罰無定刑則天下皆懼政無常法則民無適從豈有刑嚴刑
之詔未及半祀便卽追改更嚴前制政令不定乃至於是今宿衛
之官有一人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者遂便籍沒此則大
逆之罪與十杖同科雖爲法愈嚴恐人情愈散一人散尚或可
止若天下皆散將如之何秦網密而國亡漢章疎而祚永請遵輕
典竝依大律則億兆之民手足有所措矣五曰高祖斷雕爲朴本
欲傳之萬世大尊朝夕趣庭親承聖旨豈有崩未逾年而遽窮奢
麗成父之志義豈然乎請興造之制務從卑儉雕文刻鏤一切勿
營六曰都下之民徭賦稍重必是軍國之要不敢憚勞豈容朝夕

徵求唯供魚龍爛漫士民從役祇為俳優角觝紛紛不已財力俱竭業業相顧無復聊生凡此無益之事請並停罷七日近見有詔上書字誤者即治其罪假有忠讜之人欲陳時事尺有所短文字非工不密失身義無假手腕有外謬便陷嚴科嬰徑尺之鱗其事非易下不諱之詔猶懼未來更加刑戮能無鉗口大尊縱不能採誹謗之言無宜杜獻書之路請停此詔則天下幸甚八曰昔秦穀生朝殷王因之獲福今玄象垂誠此亦與周之祥大尊雖減膳撤懸未盡銷譴之理誠願諮諏善道修布德政解兆民之愠引萬方之罪則天變可除鼎業方固大尊若不華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戮之內史元嚴給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也帝然之因而獲免翌日帝頗感悟召運謂之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忠臣先皇

明聖卿數有規諫朕既下卿復能如此乃賜御食以罷之朝之公卿初見帝盛怒莫不為寒心復見獲者皆相賀以為幸免虎口內史鄭譯嘗以私事請_托運而弗之許因此銜之及隋文帝為丞相譯為長史遂左遷運為廣州泮陽令開皇五年轉毛州高唐令頃歷二縣立有聲績連常願處一諫官從容諷議而性訐直為人所排_也其任用乃發憤錄夏殷以來諫諍事集而部之凡六百三十_卷內十一卷名曰諫苑奏上之隋文帝覽而嘉焉史記曰士有_不待爵祿而貴者何亦云忠孝而已若乃竭心力奉其_君之行也致身以事其君者人臣之節也斯固_不給三極囊括_之雷宣帝之在東朝凶德方兆王軌宇文老角_不奉志惟無隱_也於父子之間淫刑既逞相_與滅隋文之將_入懷去就顏之儀風烈慄然正辭以明_之雷電

之下僅而獲濟斯數子者豈非社稷之臣歟或人以三不三則天下莫之信也自古以外戚而居重任多藉一時之恩至若虞遲遲者可謂位以才昇爵由功進美矣哉

列傳第三十二終

西公宅圖章

周書卷四十一

西公宅圖章

列傳第三十三

王褒

庾信

王褒字子淵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儉齊侍中太尉南昌文憲公祖騫梁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父規梁侍中左民尚書南昌章侯竝有重名於江左褒識量淵通志懷沉靜美風儀善談笑博覽史傳尤工屬文梁國子祭酒蕭子雲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去來其家遂相模範俄而名亞子雲竝見重於世梁武帝喜其才藝遂以弟鄱陽王恢之女妻之起家秘書郎轉太子舍人襲爵南昌縣侯稍遷秘書丞宣成王大器簡文帝之家嫡即褒之姑子也于時盛選僚佐乃以褒為文學尋遷安成郡守及侯景

西及古閣

渡江建業擾亂襄輯寧所部見稱於時梁元帝承制轉智武將軍
南平內史及嗣位於江陵欲待襄以不次之位襄時猶在郡敕王
僧辯以禮發遣襄乃將家西上元帝與襄有舊相得甚歡拜侍中
累遷吏部尚書左僕射襄既世胄名家文學優贍當時咸相推挹
故旬月之間位昇端右寵遇日隆而襄愈自謙虛不以位地矜人
時論稱之初元帝平侯景及擒武陵王紀之後以建業彫殘方須
修復江陵殷盛便欲安之又其故府臣寮皆楚人也竝願卽都荆
郢嘗召羣臣議之領軍將軍胡僧祐吏部尚書宗慄太府卿黃羅
漢御史中丞劉穀等曰建業雖是舊都王氣已盡且與北寇鄰接
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矣臣等又嘗聞之荆南之地有天子
氣今陛下龍飛纘業其應斯乎天時人事徵祥如此臣等所見遷
徙非宜元帝深以爲然時襄及尚書周弘正咸侍座乃顧謂襄等

曰卿意以爲何如襄性謹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非當時
唯唯而已後因清閒密諫言辭甚切元帝頗納之然其意好荆楚
已從僧祐等策明日乃於衆中謂襄曰卿昨日勸還建業不爲無
理襄以宣室之言豈宜顯之於衆知其計之不用也於是止不復
言及大軍征江陵元帝授襄都督城西諸軍事襄本以文雅見知
一旦委以總戎深自勉勵盡忠勤之節被圍之後上下猜懼元帝
唯於襄深相委信朱買臣率衆出宣陽之西門與王師戰買臣大
敗襄督進不能禁乃貶爲護軍將軍王師攻其外柵城陷襄從元
帝入子城猶欲固守俄而元帝出降襄遂與衆俱出見柱國于謹
謹甚禮之襄曾作燕歌行妙盡關塞寒苦之狀元帝及諸文士竝
和之而競爲淒切之詞至此方驗焉襄與王克劉穀宗慄殷不害
等數十人俱至長安太祖喜曰昔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

功羣賢畢至可謂過之矣又謂褒及王克曰吾卽王氏甥也卿等
竝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爲情勿以去鄉介意於是授褒及克殷不
宮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從容上席資餼甚厚褒等亦竝荷
恩賜忘其羈旅焉孝閔帝踐祚封石泉縣子邑三百戶世宗卽位
篤好文學時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遊宴命褒等賦
詩談論常在左右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保定中除內史中大夫高
祖作象經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褒有器局雅識治體旣
累世在江東爲宰輔高祖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後頗參朝議凡大
詔冊皆令褒具草東宮旣建投太子少保遷小司空仍掌綸誥乘
輿行幸褒常侍從初褒與梁處士汝南周弘讓相善及弘讓兄弘
正自陳來聘高祖許褒等通親知音問褒贈弘讓詩并致書曰嗣
宗窮途楊朱歧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

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勅靜多豫賢兄入關敬承款曲猶依
杜陵之水尚保池陽之田鏗迹幽蹊銷聲窮谷何期愉樂幸甚幸
甚弟昔因多疾亟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夫關
令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聽玄牝之談中藥
養神每稟丹沙之說頃年事邁盡容髮衰謝芸其黃矣零落無時
念生涯繁憂總集視陰愒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
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鞏縣翻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
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逸
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鍾橫集弘讓復書曰甚矣悲哉此之爲別也
雲飛泥沉金鏢蘭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錦京致書於
窮谷故人之迹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沾膝江南煥熱橘柚冬
青渭北沍寒楊榆晚葉土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寢興多福

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陝言反東區雖保周陵還依蔣徑三姜離
拏二仲不歸麋鹿為曹更多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諧芝木可求
恒為採掇昔吾壯日及弟富年俱值邑熙竝歡衡泌南風雅操清
商妙曲絃琴促坐無乏名晨玉瀝金華冀獲難老不虞一旦翻覆
波瀾吾已愒陰弟非茂齒禽尚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難為胸
臆且當視陰數箭排愁破涕人生樂耳憂戚何為豈能遽悲次房
遊魂不反遠缺二產骸無託但願愛玉體珍金箱保期頤享黃
髮猶冀蒼鷹賴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子淵子淵長為
別矣握管操觚聲淚俱咽尋出為宣州刺史卒於位時年六十四
子嘉嗣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也祖易齊徵士父肩吾梁散騎常侍中
書令信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

尺腰帶十圍容止頽然有過人者起家湘東國常侍轉安南府參
軍時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為左衛率摛子陵
及信竝為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既有
盛才文竝綺豔故世號為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
文京都莫不傳誦累遷尚書度支郎中通直正員郎出為郢州別
駕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東魏文章辭令盛為鄴下所稱還為
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
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眾先退臺城陷後信奔於江陵梁元
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常
侍來聘于我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江陵平拜使持節撫軍將軍
右金紫光祿大夫大都督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孝閔帝踐
祚封臨清縣子邑五百戶除司水下大夫出為弘農郡守遷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俄拜洛州刺史信多識舊章為政簡靜吏民安之時陳氏與朝廷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高祖唯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竝留而不遣尋徵為司宗中大夫世宗高祖竝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趙滕諸王周旋款至若有布衣之交羣公碑誌多相請託唯王褒頗與信相埒自餘文人莫有逮者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云其辭曰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余乃竄身荒谷公私塗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興道消窮於甲戌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天道周星物極不反傳變之但悲身世無所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顛之生平竝有著書咸能自序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詞賦多陳

世德信年始二毛卽逢喪亂貌視流離至於燕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去塵讓東海之濱遂食周粟下亭漂泊皇橋羈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追為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辭唯以悲哀為王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荆壁睨在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唳鶴豈河橋之可聞孫策以天下為三分眾裁一旅項羽用江東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歛者合從締交鉏耰棘矜者因利乘便將非江表王氣應終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

合不免軼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嶽崩頽旣履
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
矣况復舟楫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風飈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
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張平
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爲族經邦佐漢
用論道而當官稟高華之玉石潤河洛之波瀾居負洛而重世邑
臨河而晏安逮永嘉之艱虞始中原之乏主民枕倚於墻壁路交
橫於豺虎值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彼凌江一作破江漢而建國此播
遷於吾祖分南陽而賜田裂東嶽而胙土誅茅宋王之宅穿徑臨江
之府水木交運山川崩竭家有直道人多全節訓子見於純深事
君彰於義烈新野有生祠之廟河南有胡書之碣况乃少微真人
天山逸民階庭空谷門基蒲輪移談講樹就簡書均降生世德哉

誕貞臣文詞高於甲觀楫楫盛於漳濱嗟有道而無鳳歎非時而
有麟旣姦回之最匿終不悅於仁人王子洛濱之歲蘭成射策之
年始含香於建禮仍矯翼於崇賢游滄雷之講肆齒明離之胄筵
旣傾蠡而酌海遂側管以窺天方塘水白釣渚池圓侍戎韜於武
帳聽雅曲於文絃乃解懸而通籍遂崇文而會武居笠轂而掌兵
出蘭池而典午論兵於江漢之君拭圭於河西之主于時朝野歡
娛池臺鐘鼓里爲冠蓋門成鄒魯蓮茂苑於海陵跨橫塘於江浦
東門則鞭石成橋南極則鑄銅爲柱樹則園植萬株竹則家封千
戶西齋浮玉南睪沒羽吳歛越吟荆豔楚舞草木之藉春陽魚龍
之得風雨五十年中江表無事王歛爲和親之侯班超爲定遠之
使馬武無預於兵甲馮唐不論於將帥豈知山嶽闔然江湖潛沸
漁陽有閭左戍率離石有將兵都尉天子方刪詩書定禮樂設重

雲之講開士林之學談切燼之灰飛辯常星之夜落地平魚齒城
危獸角臥刀斗於榮陽絳龍媒於平樂宰衡以干戈爲兒戲縉紳
以清談爲廟略乘潰水而膠船馭奔駒以朽索小人則將及水火
君子則方成後鶴弊箠不能救鹽池之鹹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
旣而魴魚頰尾四郊多壘殿狎江鷗宮鳴野雉湛盧夫國餘皇失
水見被髮於伊川知其時爲戎矣彼姦逆之熾盛久遊魂而放命
大則有鯨有鯢小則爲梟爲獍負其牛羊之力凶其水草之性非
玉燭之能調豈瘡璣之可正值天下之無爲尚有欲於羈縻飲其
琉璃之酒賞其虎豹之皮見胡桐於大夏識烏卵於條支豺牙密
厲虺毒潛吹輕九鼎而欲問閭三山而遂窺始則王子召戎姦臣
介冑旣官政而離邊遂師言而泄漏望廷尉之遺囚反淮南之窮
寇飛狄泉之蒼鳥起橫江之困獸地則石鼓鳴山天則金精動宿

北闕龍吟東陵麟鬪爾乃桀黠構扇憑陵畿甸擁狼望於黃圖填
廬山於赤縣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
兩觀當戟千門受箭白虹貫日蒼鷹擊殿競遭夏臺之禍遂視堯
城之變官守無奔問之人干戚非平戎之戰陶侃則空裝米船顧
榮則虛搖羽扇將軍死綬路絕重圍烽隨星落書逐鳶飛遂乃韓
分趙裂鼓臥旗折失羣班馬迷輪亂轍猛士嬰城謀臣卷舌昆陽
之戰象走林常山之陣地奔穴五郡則兄弟相悲三州則父子離
別護軍慷慨忠能死節三世爲將終於此滅濟陽忠壯身參末將
兄弟三人義聲俱唱王辱臣死名存身喪狄人歸元三軍悽愴尚
書多算守備是長雲梯可拒地道能防有齊將之閉壁無燕師之
臥墻大事去矣人之云亡中子奮發勇氣咆勃實總元戎身先士
卒胄落魚門兵填馬窟屢犯通中頻遭刮骨功業天枉身名埋沒

或以隼翼鷲披虎威狐假雉漬鋒鏑脂膏原野兵弱虜疆城孤氣
寡聞鶴唳而虛驚聽胡笳而淚下據神亭而亡戟臨橫江而棄馬
崩於鉅鹿之沙碎於長平之瓦於是桂林顛覆長洲麋鹿潰潰沸
騰茫茫慘贖天地離阻人神怨酷晉鄭靡依魯衛不睦競動天關
爭回地軸探雀鷺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
屋鬼同曹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余乃假刻璽於關塞稱使者之
訓對逢鄂坂之譏嫌值郾門之征稅乘白馬而不前策青驪而轉
礙吹落葉之扁舟飄長颿於上游彼鋸牙而向爪又巡江而習流
排青龍之戰艦鬪飛鷲之船樓張遼臨於赤壁王濬下於巴丘乍
風驚而射火或箭重而回舟未辨聲於黃蓋已先沈於杜侯落帆
黃鶴之浦藏船鸚鵡之洲路已分於湘漢星猶看於斗牛若乃陰
陵失路釣臺斜趣望赤岸而霑衣磯烏江而不度雷池柵浦鵲陵

焚戍旅舍無烟巢禽失樹謂荆衡之杞梓瘞江漢之可恃淮海維
揚三千餘里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度水屈於七澤濱於十處
嗟天保之未定見殷憂之方始本不達於危行又無情於祿仕謬
掌銜於中軍濫尸丞於御史信生世等於龍門辭親同於河洛奉
立身之遺訓受成書之顧託昔三世而無慙今七葉而始落泣風
雨於梁山惟枯魚之銜索入欹斜之小徑掩蓬藿之荒扉就汀洲
之杜若待蘆葦之單衣于時西楚霸王劍及繁陽鑿兵金匱校戰
王堂蒼鷹赤雀鐵船牙檣沈白馬而誓眾負黃龍而度湘海潮迎
艦江萍送王戎車屯於石城戈船掩乎淮泗諸侯則鄭伯前驅盟
主則荀瑩暮至剖巢燻穴奔虺走魅埋長狄於駒門斬蚩尤於中
冀然腹爲燈飲頭爲器直虹貫壘長星屬地昔之虎據龍盤加以
黃旗紫氣莫不隨狐兔而窟穴與風塵而殄瘁西瞻博望北臨玄

圃月榭風臺池平樹古倚弓於玉女窗扉繫馬於鳳凰樓柱仁壽
之鏡徒懸茂陵之書空聚若夫立德立言謨明寅亮聲超於繫表
道高於河上既不遇於浮丘遂無言於師曠捐愛子而託人知西
陵而誰望非無北闕之兵猶有雲臺之仗司徒之表裏經綸狐偃
之惟王實勤橫琫戈而對霸王執金鼓而問賊臣平吳之功壯於
杜元凱王室是賴深於温太真始則地名全節終以山稱柱人南
陽校書去之已遠上蔡逐獵知之何晚鎮北之負譽矜前風颯慄
然水神遭箭山靈見鞭是以螫能傷馬浮蛟沒船才子并命俱非飛作
百年中宗之夷凶靜亂大雪冤恥去代邸而承基遷唐郊而纂祀
反舊章於司隸歸餘風於正始沉猜則方逞其欲藏疾則自矜於
已天下之事沒焉諸侯之心搖矣既而齊交北絕秦患西起况背
關而懷楚異端委而開吳驅綠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營軍梁

差蒐乘巴淪問諸淫昏之鬼求諸厭劾之巫荆門遭鷹延之戮夏
首濫達泉之誅茂因親於教愛忍和樂於變弧慨無謀於肉食非
所望於論都未深思於五難先自擅於二端登陽城而避險臥底
柱而求安既言多於忌刻實志勇於刑殘但坐觀於時變本無情
於急難地爲黑子城猶彈丸其怨則贖其盟則寒豈冤禽之能塞
海非愚叟之可移山况以冷氣朝浮妖精夜殞赤鳥則三朝夾日
蒼雲則七重圍軫亡吳之歲既窮入郢之年斯盡周舍鄭怒楚結
秦寬有南風之不競值西陵之責言俄而梯衝亂舞冀馬雲屯棧
秦車於暢轂沓漢鼓於雷門下陳倉而連弩度臨晉而橫船雖復
楚有七澤人稱三戶箭不麗於六麋雷無驚於九虎辭洞庭兮落
木去潯陽兮極浦熾火兮焚旗具風兮害蠱乃使玉軸揚灰龍文
斫柱下江餘城長林故營徒思籍馬之秣未見燒牛之兵蓋曼曼之作

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河無冰而馬度關未曉而雞鳴忠臣解骨
君子吞聲音華望祭之所雲夢僞遊之地荒谷縊於莫敖冶父囚
乎羣帥礪穿摺拉鷹鷂批攢冤霜夏零憤泉秋沸城崩祀婦之哭
竹漆湘妃之淚水毒秦涇山高趙陁十里五里長亭短亭饑隨螿
燕閭逐流螢秦中木黑關上泥青于時瓦解冰浮風飛電散渾然
千里淄澠一亂雪暗如沙水橫似岸逢赴洛之陸機見離家之王
粲莫不聞隴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歎况復君在交河妾在清波
石望夫而逾遠山望子而逾多才人之憶代郡公主之去清河柳
陽亭有離別之賦臨江王有愁思之歌別有飄飄武威羈旅金微
班超生而望反温序死而思歸李陵之雙鳧永去蘇武之一雁空
飛昔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禍始雖借人之外力實蕭牆之內起
撥亂之主忽焉中興之宗不祀伯兮叔兮同見戮於猶子荆山鵠

飛而玉碎隨岸虵生而珠死鬼火亂於平林殤魂驚於新市梁故
豐徙楚實秦亡不有所廢其何以昌有媽之後遂育于姜輸我神
器居爲讓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用無賴之子孫
舉江東而全棄惜天下之一家遭東南之反氣以鶉首而賜秦天
何爲而此醉且夫天道回旋民生賴焉余烈祖於西晉始流播於
東川洎余身而七葉又遭時而北遷提挈老幼關河累年死生契
闊不可問天况復零落將盡靈光巋然日窮於紀歲將復始逼切
危慮端憂暮齒踐長樂之神臯望宣平之貴里渭水貫於天門驪
山回於地市幕府大將軍之愛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見鍾鼎於
金張聞絃歌於許史豈知潮陵夜獵猶是故時將軍咸陽布衣非
獨思歸王子大象初以疾去職卒隋文帝深悼之贈本官加荆淮

史臣曰兩儀定位日月揚輝天文彰矣八卦以陳書契有作人文
詳矣若乃墳索所紀莫得而云典謩以降遺風可述是以曲阜多
才多藝鑿二代以正其本闕里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故能
範圍天地綱紀人倫窮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百
代至矣哉斯固聖人之述作也逮乎兩周道喪七十義乖淹中稷
下八儒三墨辯博之論蜂起漆園黍谷各法兵農宏放之詞霧集
雖雅誥奧義故未盡善考其所長蓋賢達之源流也其後逐臣屈
平作離騷以叙志宏才豔發有惻隱之美宋玉南國詞人追逸轡
而亞其迹大儒荀況賦禮智以陳其情合章鬱起有諷論之義賈
生洛陽才子繼清景而奮其暉竝陶鑄性靈組織風雅詞賦之作
實爲其冠自是著述滋繁體制匪一孝武之後雅尚斯文揚葩振
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楊爲之傑東京之朝茲道愈扇咀微含商者

成市而班傅張蔡爲之雄當塗受命尤好蟲篆金行勃興無替前
烈曹王陳阮負宏衍之思挺棟幹於鄧林潘陸張左擅侈麗之才
飾羽儀於鳳穴斯竝高視當世連衡孔門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
譬猶六代竝奏易俗之用無爽九流競逐一致之理同歸歷選前
英於茲爲盛旣而中州版蕩戎狄交侵僭僞相屬士民塗炭故文
章黜焉其潛思於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徃徃而間出矣
若乃魯徽杜廣徐光尹弼之疇知名於二趙宋諺封奕朱彭梁謹
之屬見重於燕秦然皆迫於倉卒牽於戰爭竟奏符檄別聚然可
觀物體緣情則寂寥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至朔漢之地
葦爾夷俗胡義周之頌國都足稱宏麗區區河右而學者埒於中
原劉延明之銘酒泉可謂清典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徒言
哉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崔

宏崔浩高允高閭游雅等先後之間聲實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
之遺烈焉及太和之辰雖復崇尚文雅方駿竝路多乖往轍涉海
登山罕值良寶其後來翻才稱澹雅常景思標沉鬱彬彬焉蓋一
時之後秀也周氏創業運屬陵夷篡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
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庾瑾元偉李和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
綽建言務存質樸遂糺批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
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車電邁渚宮雲撤爾其荆
衡杞梓東南竹箭備器用於廟堂者衆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
牢籠於一代是時世宗雅詞雲委滕趙二王雕章間發咸築宮虛
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閭閻之士莫不忘味於遺韻眩
精於末光猶丘嫂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則子山之文發
源於宋末盛行於齊

李其體以淫放爲本其詞以輕險爲宗故能

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昔楊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
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原夫文章
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條流遂廣雖詩賦與奏
議異軫銘誄與書論殊塗而撮其旨要舉其大抵莫若以氣爲主
以文傳意考其殿最定其區域據六經百代之英華探屈宋卿雲
之秘奧其調也尚遠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貴當其辭也欲巧然後
瑩金璧播芝蘭文質因其宜繁約適其變權衡輕重斟酌古今和
而能壯麗而能典煥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猶八音之繁會夫然
則魏文所謂通才足以備體矣士衡所謂難能足以逮意矣

周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四

蕭撝

蕭世怡

蕭圓肅

蕭大園

宗懍

劉璠

柳霞

蕭撝字智遐蘭陵人也梁武帝弟安成王秀之子也性溫裕有儀表年十二入國學博觀經史雅好屬文在梁封永豐縣侯邑二千戶初為給事中歷太子洗馬中舍人東魏遣李諧盧元明使於梁

周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四

梁武帝以撝辭令可觀令兼中書侍郎受幣於賓館尋遷黃門侍郎出爲寧遠將軍宋寧宋與二郡守轉輕車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守及侯景作亂武陵王紀承制授撝使持節忠武將軍又遷平北將軍散騎常侍領益州刺史軍防事紀稱尊號於成都除侍中中書令封秦郡王邑三千戶給鼓吹一部紀率衆東下以撝爲中書令征西大將軍都督益梁秦潼安瀘青戎寧華信渠萬江新邑楚義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守成都又令梁州刺史楊乾運守潼州太祖知蜀兵寡弱遣大將軍尉遲迴總衆討之及迴入劔閣乾運以州降蜀中因是大駭無復抗拒之志迴長驅至成都撝見兵不滿萬人而倉庫空竭軍無所資遂爲城守之計迴圍之五旬撝屢遣其將出城挑戰多被殺傷外援雖至又爲迴所破語在迴傳撝遂請降迴許之撝於是率文武於益州城北共迴升壇歃血立

盟以城歸國魏恭帝元年授侍中驍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歸善縣公邑一千戶孝閔帝踐祚進爵黃臺郡公增邑一千戶武成中世宗令諸文儒於麟趾殿校定經史仍撰世譜撝亦預焉尋以母老兼有疾疹五日番上便隔晨昏請在外著書有詔許焉保定元年授禮部中大夫又以撝有歸欵之功別賜食多陵縣五百戶收其租賦三年出爲上州刺史爲政仁恕以禮讓爲本嘗至元日獄中所有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王者固執不可撝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懷景行導民以信方自此始以之獲罪彌所甘心幸勿慮也諸囚荷恩竝依限而至吏民稱其惠化秩滿當還部民李漆等三百餘人上表乞更留兩載詔雖弗許甚嘉美之及撝入朝屬置露門學高祖以撝與唐瑾元偉王褒等四人俱爲文學博士撝以母老表請歸養私門曰臣聞出忠

入孝理深人紀昏定晨省事切天經伏惟陛下握鎮臨朝垂衣御
宇孝治天下仁覃草木是以微臣冒陳至願臣母妾褚年過養禮
乞解今職侍奉私庭伏願天慈特垂矜許臣披款歸朝十有六載
恩深海岳報淺涓埃肆師掌禮竟無稱職浙隄督察空妨能官方
辭違闕庭屏迹閭里低徊係慕戀懷深高祖未許詔曰開府梁
之宗英今則任等三事所謂楚雖有材周實用之方藉謀猷匡朕
不逮然進思盡忠退安侍養者義在公私兼濟豈容全欲徇已虧
此至公乖所望也尋以母憂去職天和六年授少保建德元年轉
少傅後改封蔡陽郡公增邑通前三千四百戶二年卒時年五十
九高祖舉哀於正武殿賜穀麥三百石布帛三百匹贈使持節大
將軍大都督少傅益新始信四州諸軍事益州刺史謚曰襄撫善
平隸各亞於王褒算數醫方咸亦留意所著詩賦雜文數萬言

行於世子濟嗣濟字德成少仁厚頗好屬文蕭紀承制授貞威將
軍蜀郡太守遷東中郎將從紀東下至巴東聞迴圍成都紀命濟
率所部赴援比至搗已降仍從搗入朝孝閔帝踐祚涂中外府記
室參軍後至蒲陽郡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蕭世怡梁武帝弟鄱陽王恢之子也以名犯太祖諱故稱字焉幼
而聰慧頗涉經史梁大同元年封豐城縣侯邑五百戶除給事中
轉太子洗馬尋入直殿省轉太子中舍人出爲持節仁威將軍譙
州刺史及侯景爲亂路由城下襲而陷之世怡遂被執尋遁逃得
免至于江陵梁元帝承制授侍中及平侯景以世怡爲兼太宰太
常卿與中衛長史樂子雲拜謁山陵承聖二年授使持節平西將
軍臨川內史旣以陸納據湘川道路擁塞改授平南將軍桂陽內
史未至郡屬于謹平江陵遂隨兄修在郢州及修卒卽以世怡爲

刺史湘州刺史王琳率舟師襲世怡世怡以州輸琳時陳武帝執政徵爲侍中世怡疑而不就乃奔于齊除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尋出爲永州刺史保定四年晉公護東伐大將軍權景宣略地河南世怡聞豫州刺史王士良已降遂來歸欵五年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義興郡公邑一千三百戶天和二年授蔡州刺史政存簡惠不尚苛蔡深爲吏民所安三年卒於州贈本官加并洛永三州刺史子子寶嗣子寶美風儀善談笑年未弱冠名重一時隋文帝輔政引爲丞相府典籤深被識遇開皇中官至吏部侍郎後坐事被誅

蕭圓肅字明恭梁武帝之孫武陵王紀之子也風度淹雅敏而好學紀稱尊號封宜都郡王邑二千戶除侍中寧遠將軍紀率兵下峽令肅撫守成都以圓肅爲之副及尉遲迥至圓肅與撫俱降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封安化縣公邑一千戶世宗初進封棘城郡公增邑一千戶以圓肅有歸欵之勲別賜食思君縣五百戶收其租賦保定三年除畿伯中大夫五年拜咸陽郡守圓肅寬猛相濟甚有政績天和四年遷陵州刺史尋詔令隨衛國公直鎮襄陽遂不之郡建德三年授太子少傅增邑九百戶圓肅以任當師傅調護是職乃作少傅箴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莫不援立太子爲皇之貳是以易稱明兩禮云上嗣東序養德震方玉器束髮就學宵雅更肄朝讀百篇乙夜乃寐愛日惜方寸陰無棄視膳再飯寢門三至小心翼翼大孝蒸蒸謀謨計慮問對疑丞安樂必敬無忘戰兢夫天道益謙人道惡盈漢嗣不絕乎馳道魏儲回環於鄴城前史攸載後世揚名三善旣備萬國以貞姬周長久實賴元良羸秦短祚誠由少陽雖卜年七百有

德過歷而昌數世萬一無德不及而亡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光副
皇極永固洪基觀德審諭授告職司太子見而悅之致書勞問六
年授豐州刺史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戶尋進位上開府儀同大將
軍宣政元年入爲司宗中大夫俄授洛州刺史大象末進位大將
軍隋開皇初授貝州刺史以母老請歸就養隋文帝許之四年卒
時年四十六有文集十卷又撰時人詩筆爲文海四十卷廣堪十
卷淮海亂離志四卷行於世

蕭大圜字仁顯梁簡文帝之子也幼而聰敏神情俊悟年四歲能
誦三都賦及孝經論語七歲居母喪便有成人之性梁大寶元年
封樂梁郡王邑二千戶除宣惠將軍丹陽尹屬侯景肆虐簡文見
弑大圜潛遁獲免明年景平大圜歸建康時既喪亂之後無所依
託乃寓居善覺佛寺人有以告王僧辯者僧辯乃給船餼得往江

陵梁元帝見之甚悅賜以越衫胡帶等改封晉熙郡王邑一千戶
除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時梁元帝既有克復之功而大
圜兄汝南王大封等猶未通謁梁元帝性既忌刻甚恨望之乃謂
大圜曰汝兩兄久不出汝可以意召之大圜卽日曉諭兩兄相繼
出謁元帝乃安之大圜以世多故恐讒慝生焉乃屏絕人事門客
左右不過三兩人不妄遊狎兄弟之間止賤疏而已恒以讀詩禮
書易爲事元帝嘗自問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圜辭約指明應答無
滯元帝甚歎美之因曰昔河間好學爾既有之臨淄好文爾亦兼
之然有東平爲善彌高前載吾重之愛之爾當效焉及于謹軍至
元帝乃令大封充使請和大圜副焉其實實也出至軍所信宿元
帝降魏恭帝二年客長安太祖以客禮待之保定二年詔曰梁汝
南王蕭大封晉熙王蕭大圜等梁國子孫宜存優禮式遺茅土寔

允舊章大封可封晉陵縣公大園封始寧縣公邑各一千戶尋加
大園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并賜田宅奴婢牛馬粟帛等俄而開
麟趾殿招集學士大園預為梁武帝集四十卷簡文集九十卷各
止一本江陵平後竝藏秘閣大園深信因果心安閒放嘗言之曰拂
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
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
者有優遊之美朝廷者有替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
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況乎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
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
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臯築囂舍
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烟霧遠睇風雲藉織草以蔭長松

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澗果園在後開窗以
臨花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叻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
侍兒三五可充絰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
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獲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羔
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探至蹟歌纂纂唱鳥鳥可
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摧古今田峻相遇劇談稼穡斯亦
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入絆申脰就羈遊
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萬物
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人生若浮雲朝露寧侯
長繩繫量實不願之執爨夜遊驚其迅邁百年何幾擊鼙曲拳四
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恥抑亦宣尼
恥之建德四年除滕王治友道嘗問大園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

有之乎餘傳乃可抑揚志紀奚若隱則非實記則穰羊對曰言者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且怪昔漢明爲世祖紀章帝爲顯宗紀殷鑒不遠足爲成例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彰於四海安得而隱之如有不彰亦安得而不隱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道乃大笑其後大軍東討攻拔晉州或問大圜曰齊遂克不對曰高歡昔以晉州肇基僞迹今本旣拔矣能無亡乎所謂以此始者必以此終也居數日齊氏果滅聞者以爲知言宣政元年增邑通前二千二百戶隋開皇初拜內史侍郎出爲西河郡守尋卒大圜性好學務於著述撰梁舊事三十卷寓記三卷士喪儀注五卷要決兩卷并文集二十卷大封位至開府儀同三司大象末爲陳州刺史

宗慄字元慄南陽涅陽人也八世祖承永嘉之亂討陳敏有功封

柴桑縣侯除宜都郡守諫卒官子孫因居江陵父高之梁山陰令慄少聰敏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爲小兒學士梁普通六年舉秀才以不及二宮元會例不對策及梁元帝鎮荊州謂長史劉之遴曰貴鄉多士爲舉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慄應命即日引見令兼記室嘗夕以召宿省使制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朝呈上梁元帝歎美之及移鎮江州以慄爲刑獄參軍兼掌書記歷臨汝建成廣晉三縣令遭母憂去職哭輒數血兩旬之內絕而復蘇者三每有羣鳥數千集於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論稱之以爲孝感所致梁元帝重牧荊州以慄爲別駕江陵令及帝卽位擢爲尚書侍郎又手詔曰昔扶柳開國止曰故人西鄉昨土本中賓客况事涉勳庸而無爵賞尚書侍郎宗慄亟有帷幄之謀誠股肱之寄從我於邁多歷歲時可封信安縣侯邑一千戶累遷吏

部郎中五兵尚書吏部尚書初侯景平後梁元帝議還建業唯慍
勸都渚宮以其鄉里在荊州故也及江陵平與王褒等入關太祖
以慍名重南土甚禮之孝閔帝踐祚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世
宗卽位又與王褒等在麟趾殿刊定羣書數蒙宴賜保定中卒年
六十四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劉璠字寶義沛國沛人也六世祖敏以永嘉喪亂徙居廣陵父臧
性方正篤志好學居家以孝聞梁天監初爲著作郎璠九歲而孤
居喪合禮少好讀書兼善文筆年十七爲上黃侯蕭曄所器重范
陽張綰梁之外戚才高口辯見推於世以曄之懿貴亦假借之璠
年少未仕而負才使氣不爲之屈綰嘗於新渝侯坐因酒後詬京
兆杜騫曰寒士不遜璠厲色曰此坐誰非寒士璠本意在綰而曄
以爲屬已辭色不平璠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居也遂拂衣而去

曄辭謝之乃止後隨曄在淮南璠母在建康遭疾璠弗之知嘗忽
一日舉身楚痛尋而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卽號泣戒道絕而又蘇
當身痛之辰卽母死之日也居喪毀瘠遂感風氣服闋後一年猶
杖而後起及曄終於毗陵故吏多分散璠獨奉曄喪還都墳成乃
退梁簡文帝時在東宮遇曄素重諸不送者皆被劾責唯璠獨被優
賞解褐王國常侍非其好也璠少慷慨好功名志欲立事邊城不
樂隨牒平進會宜豐侯蕭循出爲北徐州刺史卽請爲其輕車府
主簿兼記室參軍又領刑獄循爲梁州除信武府記室參軍領南
鄭令又板爲中記室補華陽太守屬侯景度江梁室大亂循以璠
有才略甚親委之時寇難繁興未有所定璠乃喟然賦詩以見志
其末章曰隨會平王室夷吾匡霸功虛薄無時用徒然慕昔風循
開府置佐史以璠爲諮議參軍仍領記室梁元帝承制授樹功將

軍鎮西府諮議參軍賜書曰鄧禹文學尚或執戈葛洪書生且云
破賊前修無遠屬望良深梁元帝尋又以循紹鄱陽之封且為雍
州刺史復以璠為循平北府司馬及武陵王紀稱制於蜀以璠為
中書侍郎屢遣召璠使者八返乃至蜀又以為黃門侍郎令長史
劉孝勝深布腹心使工畫陳平度河歸漢圖以遺之璠苦求還中
記室韋登私曰殿下恐而蓄憾足下不留將至大禍脫使盜遮於
葭萌則卿殆矣孰若共堪大厦使身名俱美哉璠正色曰卿欲緩
頰於我耶我與府侯分義已定豈以寵辱夷險易其心乎丈夫立
志當死生以之耳殿下布大義於天下終不逞志於一人紀知
必不為已用乃厚其贈而送之臨別紀又解其佩刀贈璠曰想見
物思人璠對曰敢不奉堪
靈尅剪姦宄紀於是遣使就拜循為
益州刺史封隨郡王以琰
循府長史加蜀郡太守還至白馬西

屬達奚武軍已至南鄭璠不得入城遂降於武太祖素聞其名先
識武曰勿使劉璠死也故武先令璠赴關璠至太祖見之如舊謂
僕射申徽曰劉璠佳士古人何以過之徽曰昔晉王滅吳利在二
陸明公今平梁漢得一劉璠也時南鄭尚拒守未下達奚武請屠
之太祖將許焉唯令全璠一家而已璠乃請之於朝太祖怒而不
許璠泣而固請移時不退柳仲禮侍側曰此烈士也太祖曰事人
當如此遂許之城竟獲全璠之力也太祖既納蕭循之降又許其
反國循至長安累月未之遣也璠因侍宴太祖曰我於古誰比對
曰常以公命世英主湯武莫逮今日所見曾齊桓晉文之不若太
祖曰我不得比湯武聖與伊周為匹何桓文之不若乎對曰齊桓
存三亡國晉文不失信於伐原詔未終太祖撫掌曰我解爾意欲
激我耳於是即命遣循循請與璠俱還太祖不許以璠為中外府

記室尋遷黃門侍郎儀同三司嘗臥疾居家對雪興感乃作雪賦以遂志云其詞曰天地否閉凝而成雪應乎玄冬之辰在於沍寒之節蒼雲暮同嚴風曉別散亂徘徊霏皎潔違朝陽之暄煦就陵陰之慘烈若乃雪山峙於流沙之右雪宮建於碣石之東混二儀而竝色覆萬有而皆空埋沒河山之上籠罩寰宇之中日馭潛於濛汜地險失於華嵩既奪朱而成素實矯異而爲同始飄颻而稍落遂紛糝而無窮縈回兮瑣散曀暗兮溟濛綏綏兮颯颯瀟瀟兮颯颻因高兮累似藉少兮成豐曉分光而映淨夜合影而通臄似北荒之明月若西崑之閨風爾乃憑集異區遭隨所適遇物淪彫觸途湮跡何淨穢之可分豈高卑之能擇體不常消質無定白深谷夏凝小山春積偶仙宮而爲絳值河濱而成赤廣則彌綸而交四海小則浙瀝而緣間隙淺則不過二寸大則平地一尺乃爲

五穀之精實長衆川之魄大壑所以朝宗洪波資其消釋家有趙王之璧人聚漢帝之金旣藏牛而沒馬又冰水而凋林已墮白登之指實愴黃竹之心楚客埋魂於樹裏漢使遷饑於海陰楚雲中之狡獸落海上之驚禽庚辰有七尺之厚甲子有一丈之深無復垂雲與雲合唯自變白作泥沉本爲白雪唱翻作白頭吟吟曰昔從天山來忽與狂風閱遡河陰而散漫望衡陽而委絕朝朝自消盡夜夜空凝結徒云雪之可賦竟何賦之能雪初蕭循在漢中與蕭紀賤及答國家書移襄陽文皆璠之辭也世宗初授內史中大夫堂綸誥尋封平陽縣子邑九百戶在職清白簡亮不合於時左遷同和郡守璠善於撫御莅職未期生羌降附者五百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資產唯璠秋毫無所取妻子並隨羌俗食麥皮皮始終不改洮陽洪和二郡羌民常越境詣璠訟理焉其德化爲

他界所歸仰如此蔡公廣時鎮隴右嘉璠善政及遷鎮陝州欲取璠自隨羌人樂從者七百人聞者莫不歎異陳公純作鎮隴右引為總管府司錄甚禮敬之天和三年卒時年五十九著梁典三十卷有集二十卷行於世子祥嗣祥字休徵幼而聰慧占對俊辯賓客見者皆號神童事嫡母以至孝聞其伯父黃門郎璠有名江左在嶺南聞而奇之乃令名祥字休徵後以字行於世年十歲能屬文十二通五經解褐梁宜豐侯主簿遷記室參軍江陵平隨列入國齊公憲以其善於詞令召為記室府中書記皆令掌之尋授都督封漢安縣子食邑七百戶轉從事中郎憲進爵為王以休徵為王友俄除內史上士高祖東征休徵陪侍帷幄平齊露布即休徵之文也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大將軍尋以去官領萬年令未期月轉長安令頻宰二縣頗獲時譽大象二年卒於官時年四十七

初璠所撰梁典始就未及刊定卒臨終謂休徵曰能成我志其此書乎休徵治定繕寫勒成一書行於世
柳霞字子昇河東解人也曾祖卓晉汝南太守始自本郡徙居襄陽祖叔珍宋員外散騎常侍義陽內史父季遠梁臨川王諮議參軍宜都太守霞幼而爽邁神彩嶷然髫歲便有成人之量篤好文學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霞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語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樓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晝寢又夢將昔時坐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宜勉勵以應嘉祥也梁西昌侯深藻鎮雍州霞時年十二以民禮修謁風儀端肅進止詳雅深藻美之試遣左右踐霞衣裾欲觀其舉措霞徐步稍前曾不顧眄廬陵王續為雍州刺史辟霞為主簿起家平西邵陵王綸府法曹參軍仍轉

外兵除尚書工部郎謝舉時爲僕射引霞與語甚嘉之顧謂人曰
江漢英靈見於此矣岳陽王蕭譽在雍州選爲侍中尋遷別駕及
譽於襄陽承制授霞吏部郎員外散騎常侍俄遷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大都督賜爵聞喜縣公尋進位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及蕭譽踐帝位於江陵以襄陽歸于我霞乃辭譽曰
陛下中興鼎運龍飛舊楚臣昔因幸會早奉名節理當以身許國
期之始終自晉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祖太尉世父儀同從父司
空竝以位望隆重遂家于金陵唯留先臣獨守墳楸常誠臣等使
不違此志今襄陽既入北朝臣若陪隨鑾蹕進則無益塵露退則
有虧先旨伏願曲垂照鑒亮臣此心答重違其志遂許之因留鄉
里以經籍自娛太祖世宗頻有徵命霞固辭以疾及晉祖霞舉哀
行舊君之服保定中又徵之霞始入朝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霍州諸軍事霍州刺史霞導民務先以德再三不用
命者乃微加貶異示之恥而已其下感而化之不復爲過咸曰我
君仁惠如此其可欺乎天和中卒時年七十二宣政初贈睦安二
州刺史霞有志行初爲州主簿其父卒於揚州霞自襄陽奔赴六
日而至哀感行路毀瘁殆不可識後奉喪泝江西歸中流風起舟
中之人相顧失色霞抱棺號慟愬天求哀俄頃之間風浪止息其
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病無可救之理唯得人吮膿或望微止其
痛霞應聲卽吮旬日遂瘳咸以爲孝感所致性又溫裕略無喜愠
之容弘獎名教未嘗論人之短尤好施與家無餘財臨終遺誠薄
塋其子等竝奉行之有子子靖最知名靖字思休少方雅博覽
文籍梁大同未釋褐武陵王國左常侍轉法曹行參軍大定初除
尚書度支郎遷正員郎隨霞入朝授大都督歷河南德廣二郡守

靖雅達政事所居皆有治術吏民畏而愛之然性愛閒素其於名利澹如也及秩滿還便有終焉之志隋文帝踐極特詔徵之靖遂以疾固辭優游不仕閉門自守所對惟琴書而已足不歷園庭殆將十載子弟等奉之若嚴君焉其有過者靖必下帷自責於是長幼相率拜謝於庭靖然後見之竝以禮法鄉里亦慕而化之或不善者皆曰唯恐柳德廣知也時論方之王烈前後總管到官皆親至靖家問疾遂以爲故事秦王俊臨州賚以几杖并致衣物靖唯受几杖餘竝固辭其爲當時所重如此開皇中以壽終莊字思敬器量貞固有經世之才初仕梁歷中書舍人尚書右丞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中鴻臚太府卿入隋位至開府儀同三司給事黃門侍郎饒州刺史

史臣曰蕭憺世怡圓肅大園竝有梁之令望也雖羈旅異國而終

享榮名非有茲基夙懷文質少何能至於此乎方武陵擁衆東下任撫以蕭何之事君臣之道既篤家國之情亦隆金石不足比其心河山不足盟其誓及魏安之至城下旬日而智力俱竭委金湯而不守舉庸蜀而來王若乃見機而作誠有之矣守節沒齒則未可焉宗慄幹局才辭見稱於梁元帝之世逮乎俘囚楚甸播越秦中屬太祖思治之辰遇世宗好士之日在朝不預政事就列纔忝茂業豈懷道圖全優游卒歲將用與不用留滯當年乎梁氏據有江東五十餘載挾策紀事勒成不朽者非一家焉劉璠學思通博有著述之譽雖傳疑傳信頗有詳略而屬辭比事足爲清典蓋近代之佳史歟柳霞立身之道進退有節觀其眷戀墳隴其孝可移於朝廷盡禮舊王其忠可事於新君夫能推此類以求賢則知人幾於易矣

周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四 終

亞州屯同

周書卷四十三

亞州屯同

列傳第三十五

李延孫

韋祐

韓雄

陳忻

魏玄

李延孫伊川人也祖伯扶魏太和末從征懸瓠有功為汝南郡守父長壽性雄豪有武藝少與蠻酋結託屢相招引侵滅關南孝昌中朝議恐其為亂乃以長壽為防蠻都督給其鼓節以慰其意長壽冀因此遂得任用亦盡其智力防遏羣蠻伊川左右寇盜為之稍息永安之後盜賊蜂起長壽乃招集叛亡徒侶日盛魏帝藉其

力用因而撫之乃授持節大都督轉鎮張白塢後爲河北郡守轉
河內郡守所歷之處咸以猛烈聞討捕諸賊頻有功授衛大將軍
北華州刺史賜爵清河郡公及魏孝武西遷長壽率勵義士拒東
魏孝武嘉之復授潁川郡守遷廣州刺史東魏遣行臺侯景率兵
攻之長壽衆少城陷遂遇害大統元年追贈太尉使持節侍中驃
騎大將軍冀定等十二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延孫亦雄武有將帥
才略少從長壽征討以勇敢聞初爲直閣將軍賀拔勝爲荊州刺
史表延孫爲都督肅清鴟路頗有功力焉及長壽被害延孫乃還
收集其父之衆自魏孝武西遷之後朝士流亡廣陵王忻錄尚書
長孫稚潁川王斌之安昌王子均及建寧江夏隴東諸王并百官
等攜持妻子來投延孫者延孫卽率衆衛送并贈以珍玩咸達關
中齊神武深患之遣行臺慕容紹宗等數道攻之延孫獎勵所部

出戰遂大破之臨陣斬其揚州刺史薛喜於是義軍更振乃授延
孫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刺史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大都督賜爵華山郡公延孫旣荷重委每以尅清伊洛爲已
任頻以少擊衆威振敵境大統四年爲其長史楊伯蘭所害後贈
司空冀定等六州刺史子人傑有祖父風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和
州刺史改封潁川郡公延孫弟義孫亦官至開府儀同三司
韋祐字法保京兆山北人也少以字行於世世爲州郡著姓祖駢
雍州主簿舉秀才拜中書博士父義前將軍上洛郡守魏大統時
以法保著勲追贈秦州刺史法保少好遊俠而質直少言所與交
遊皆輕猾亡命人有急難投之者多保存之雖屢被追捕終不改
其操父没事母兄以孝敬聞慕李長壽之爲人遂娶長壽女因寓
居關南正光末四方雲擾王公被難者或依之多得全濟以此爲

貴遊所德乃拜員外散騎侍郎加輕車將軍及魏孝武西遷法保從山南赴行在所除右將軍太中大夫封固安縣男邑二百戶及長壽被害其子延孫收長壽餘衆守禦東境朝廷恐延孫兵少不能自固乃除法保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人以援延孫法保至潼關弘農邵守章孝寬謂法保曰恐子此役難以吉還也法保曰古人稱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安危之事未可預量縱爲國殞身亦非所恨遂倍道兼行東魏陝州刺史劉貴以步騎千餘邀之法保命所部爲圓陣且戰且前數日得與延孫兵接乃并勢置柵於伏流未幾太祖追法保與延孫率衆還朝賞勞甚厚乃授法保大都督四年除河南尹及延孫被害法保乃率所部據延孫舊柵頻與敵人交兵每身先士卒單馬陷陣是以戰必被傷嘗至關南與東魏人戰流矢中頸從口中出當時氣絕與至營久之乃蘇九年拜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鎮允曲城及侯景以豫州來附法保率兵赴景景欲留之法保疑其有貳心乃固辭還所鎮十五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進爵爲公會東魏遣軍送糧饋宜陽法保潛邀之轉戰數十里兵少不敵爲流矢所中卒於陣謚曰莊子初嗣建德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閻韓防主
韓雄字木蘭河南東垣人也祖景魏孝文時爲楮陽郡守雄少敢勇膂力絕人工騎射有將率材略及魏孝武西遷雄便慷慨有立功之志大統初遂與其屬六十餘人於洛西舉兵數日間衆至千人與河南行臺楊琚共爲犄角每抄掠東魏所向剋獲徒衆日盛州縣不能禦之東魏洛州刺史韓賢以狀聞鄴乃遣其軍司慕容紹宗率兵與賢合勢討雄戰數十合雄兵略盡兄及妻子皆爲賢所獲將以爲戮乃遣人告雄曰若雄至皆免之雄與其所親謀曰

奮不顧身以立功名者本望上申忠義下榮親戚今若恐而不赴人謂我何既免之後更思其計未爲晚也於是遂詣賢軍卽隨賢還洛乃潛引賢黨謀欲襲之事泄遁免時太祖在弘農雄至上謁太祖嘉之封武陽縣侯邑八百戶遣雄還鄉里更圖進取雄乃招集義衆進逼洛州東魏洛州刺史元湛委州奔河陽其長史孟彥舉城欵附俄而領軍獨孤信大軍繼至雄遂從信入洛陽時東魏將侯景等圍蓼塢雄擊走之又從太祖戰於河橋軍還仍鎮洛西拜假平東將軍東郡守遷北中郎將邗山之役太祖命雄率衆邀齊神武於隘道神武怒命三軍併力取雄雄突圍得免除東徐州刺史太祖以雄劬勞積年乃徵入朝屢加賞勞復遣還州東魏東雍州刺史郭叔略與雄接境頗爲邊患雄密圖之乃輕將十騎夜入其境伏於道側遣都督韓仕於略城東服東魏人衣服詐若自

河陽叛投關西者略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咸中遂斬之河南尹進爵爲公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散騎常侍三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河南邑中正孝閔帝踐祚進爵新義郡公增邑通前三千八百戶賜姓宇文氏世宗三年除使持節都督中徐虞洛四州諸軍事中州刺史雄久在邊具知敵人虛實每率衆深入不避艱難前後經四十五戰雖時有勝負而雄志氣益壯東魏深憚之天和三年卒于鎮贈大將軍中華宜義和五州諸軍事中州刺史謚曰威子禽嗣

陳忻字永怡宜陽人也少驍勇有氣俠姿貌魁岸同類咸敬憚之魏孝武西遷之後忻乃於辟惡山招集勇敢少年數十人寇掠東魏仍密遣使歸附大統元年授持節伏波將軍羽林監立義大都督賜爵霸城縣男三年太祖復弘農東魏揚州刺史段琛拔城遁

走忻率義徒於九曲道邀之殺傷甚衆擒其新安令張祇太祖嘉其忠欵使行新安縣事及獨孤信入洛忻舉李延孫爲前鋒仍從信守金墉城及河橋戰不利隨軍西還復行新安縣事東魏遣土人牛道恒爲揚州刺史忻率兵擊破之進爵爲子常隨騎東諸將鎮遏伊洛間每有功效九年與李遠迎高仲密仍從戰邙山及大軍西還復與韓雄等依山合勢破東魏三城斬其金門郡守方臺洛增邑六百戶尋行宜陽郡事東魏復遣劉益生爲金門郡守忻又斬之陰鎮遠將軍魏郡守俄授使持節平東將軍顯州刺史太祖以忻威著敵境仍留靜邊弗令之任十年侯景築九曲城忻率衆邀之擒其宜陽郡守趙嵩金門郡守樂敬賓十三年從李遠平九曲城授帥都督東魏將尔朱渾願率精騎三千來向宜城忻與諸將輕兵邀之願遂退走十五年除宜陽郡守加大都督撫軍將

軍十六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與齊將東方老戰於石泉破之俘獲甚衆時東魏每歲遣兵送米饋宜陽忻輒與諸軍邀擊之每多尅獲魏恭帝元年又與開府斛斯璉等共齊將段孝先戰於九曲大破之二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其年授宜陽邑大中正賜姓尉遲氏太祖以忻著績累載贈其祖昆及父興孫俱爲儀同三司昆齊州刺史興孫徐州刺史東魏洛州刺史獨孤永業號有智謀往來境上倚伏難測忻與韓雄等恒令間謀覘其動靜齊兵每至輒擊破之故永業深憚忻等不敢爲寇孝閔帝踐祚徵忻入朝進爵爲伯尋又進爵許昌郡公增邑一千戶武成元年除熊州刺史增邑通前二千六百戶又與開府敕勒一作勤慶破齊將王鸞嵩仍從柱國陸通復石泉城天和元年卒於位忻與韓雄里閤姻婭少相親昵俱總兵境上三十餘載每有

禦扞二人相赴常若影響故得數對勅敵而常保功名雖竝有武力至於挽彊射中忻不如雄散財施惠得士衆心則雄不如忻身死之日將吏荷其恩德莫不感慟焉子萬敵嗣朝廷以忻雅得士心還令萬敵領其部曲

魏玄字僧智任城人也六世祖休仕晉爲魯郡守永嘉南遷遂居江左父承祖魏景明中自梁歸魏家於新安玄少慷慨有膽略普泰中除奉朝請頻從軍與梁人交戰永安初以功授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及魏孝武西遷東魏北徒人情騷動各懷去就玄遂率慕鄉曲立義於關南卽從韋法保與東魏司徒高敖曹戰於關口及獨孤信入洛陽隸行臺楊琚防馬渚復與高敖曹接戰自是每率鄉兵抗拒東魏前後十餘戰皆有功邙山之役大軍不利宜陽洛州皆爲東魏守嶺東立義者咸懷異望而玄母及弟竝在宜陽玄

以爲忠孝不兩立乃率義徒還關南鎮撫太祖手書勞之除洛陽令封廣宗縣子邑四百戶十三年與開府李義孫攻拔伏流城又尅孔城卽與義孫鎮之尋移鎮伏流十四年授帥都督東平郡守轉河南郡守加大都督十六年洛安民雍方雋據郡外叛率步騎一千自號行臺攻破郡縣囚執守令玄率弘農九曲孔城伏流四城士馬討平之魏恭帝二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孝閔帝踐祚進爵爲伯增邑通前九百戶保定元年移鎮蠻谷四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徙鎮閭韓仍從尉遲迴圍洛陽天和元年陝西總管尉遲綱遣玄率儀同宇文能趙乾等步騎五百於鹿盧交南邀擊東魏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永業有衆二萬餘人玄輕將五騎行前覘之卒與之遇便卽交戰殺傷數十人獲馬并甲稍等永業遂退二年進爵爲侯除白超防主三年遷熊州刺史政存

簡惠百姓悅之四年轉和州刺史伏流防主進爵為公五年齊將斛律明月率眾向宜陽兵威甚盛玄率兵禦之每戰輒尅後以疾卒於位

史臣曰二國爭疆四郊多壘鎮守要害義屬武臣李延孫等以勇略之姿受扞城之寄灌瓜贈藥雖有愧於昔賢禦侮折衝足方駕於前烈用能觀兵伊洛保據嶠函齊人沮西略之謀周朝緩東顧之慮皆數將之力也

周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五

終

蘇州毛氏

周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六

蘇州毛氏

泉企

李遷哲

楊乾運

扶猛

陽雄

席固

任果

泉企字思道上洛豐陽人也世雄商洛曾祖景言魏建節將軍假宜陽郡守世襲本縣令封丹水侯父安志復為建節將軍宜陽郡守領本縣令降爵為伯企九歲喪父哀毀類於成人服闋襲爵年

十二鄉人皇平陳合等三百餘人詣州請企爲縣令州爲申上時吏部尚書郭祚以企年少未堪宰民請別選遣終此一限令企代之魏宣武帝詔曰企向成立且爲本鄉所樂何爲捨此世襲更求一限遂依所請企雖童幼而好學恬靜百姓安之尋以母憂去職縣中父老復表請殷勤詔許之起復本任加討寇將軍孝昌初又加龍驤將軍假節防洛州別將尋除上洛郡守及蕭寶寅反遣其黨郭子恢襲據潼關企率鄉兵三千人拒之連戰數日子弟死者二十許人遂大破子恢以功拜征虜將軍寶寅又遣兵萬人趣青泥誘勸巴人圖取上洛上洛豪族泉杜二姓密應之企與刺史董紹宗潛兵掩襲二姓散走寶寅軍亦退遷左將軍浙州刺史別封涇陽縣伯邑五百戶永安中梁將王玄真入寇荊州加企持節都督率衆援之遇玄真於照陽與戰大破之除撫軍將軍使持節假

鎮南將軍東雍州刺史進爵爲侯部民楊羊皮太保椿之從弟託椿勢侵害百姓守宰多被其凌侮皆畏而不敢言企收而治之將加極法於是楊氏慚懼宗族詣閣請恩自此豪右屏迹無敢犯者性又清約纖毫不擾於民在州五年每於鄉里運米以自給梁魏興郡與洛州接壤表請與屬詔企爲行臺尚書以撫納之大行臺賀拔岳以企昔莅東雍爲吏民所懷乃表企復爲刺史詔許之蜀民張國雋聚黨剽劫州郡不能制企命收而戮之闔境清肅魏孝武初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及齊神武專政魏帝有西顧之心欲委企以山南之事乃除洛州刺史當州都督未幾帝西遷齊神武率衆至潼關企遣其子元禮督鄉里五千人北出大谷以禦之齊神武不敢進上洛人都督泉岳其弟猛略與拒陽人杜窋等謀翻洛州以應東軍企知之殺岳及猛略等傳首詣闕而窋亡

投東魏錄前後勲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統初加開府儀同
三司兼尚書右僕射進爵上洛郡公增邑通前千戶企志尚廉慎
每除一官憂見顏色至是頻讓魏帝手詔不許三年高敖曹率衆
圍逼州城杜窞爲其鄉導企拒守旬餘矢盡援絕城乃陷焉企謂
敖曹曰泉企力屈志不服也及竇泰被擒敖曹退走遂執企而東
以窞爲刺史企臨發密誡子元禮仲遵曰吾生平志願不過令長
耳幸逢聖運位亞台司今爵祿旣隆年齒又暮前途夷險抑亦可
知汝等志業方彊堪立功效且忠孝之道不可兩全宜各爲身計
勿相隨寇手但得汝等致力本朝吾無餘恨不得以我在東遂虧
臣節也爾其勉之乃揮涕而訣餘無所言聞者莫不憤歎尋卒於
鄴元禮少有志氣好弓馬頗開草隸有士君子之風釋褐奉朝請
本州別駕累遷員外散騎侍郎洛州大中正員外散騎常侍安東

將軍持節都督賜爵臨洮縣伯進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
騎常侍及洛州陷與企俱被執而東元禮於路逃歸時杜窞雖爲
刺史然巴人素輕杜而重泉及元禮至與仲遵相見感父臨別之
言潛與豪右結託信宿之間遂率鄉人襲州城斬窞傳首長安朝
廷喜之拜衛將軍車騎大將軍世襲洛州刺史從太祖戰於沙苑
爲流矢所中遂卒子貞嗣官至儀同三司仲遵少謹實涉獵經史
年十三州辟主簿十四爲本縣令及長有武藝遭世離亂每從父
兄征討以勇決聞高敖曹攻洛州企令仲遵率五百人出戰時以
衆寡不敵乃退入城復與企力戰拒守矢盡以杖棒扞之遂爲流
矢中目不堪復戰及城陷士卒歎曰若二郎不傷豈至於此企之
東也仲遵以被傷不行後與元禮斬窞以功封豐陽縣伯邑五百
戶加授征東將軍豫州刺史及元禮於沙苑戰沒復以仲遵爲洛

州刺史仲遵宿稱幹略爲鄉里所歸及爲本州頗得嘉譽東魏北
豫州刺史高仲密舉成臯人附太祖率軍應之別遣仲遵隨于謹
攻栢谷塢仲遵力戰先登擒其將王顯明栢谷旣拔復會大軍戰
於邙山十三年王思政收鎮潁川以仲遵行荊州刺史事十五年
加授大都督俄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梁司州刺史柳仲禮每
爲邊寇太祖令仲遵率鄉兵從開府楊忠討之梁隨郡守桓和拒
守不降忠謂諸將曰本圖仲禮不在隨郡如卽攻守恐引日勞師
今若先取仲禮則桓和可不攻自服諸君以爲何如仲遵對曰蜂
虿有毒何可輕也若棄和深入遂擒仲禮和之降不尙未可知如
仲禮未獲和爲之援首尾受敵此危道也若先攻和指麾可尅尅
和而進更無反顧之憂忠從之仲遵以計由已出乃率先登城遂
擒和仍從忠擊仲禮又獲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本

州大中正復爲三荆二廣南雍平信江隨二郢浙等十三州諸軍
事行荊州刺史尋遭母憂請終喪制不許大將軍王雄南征上津
魏興仲遵率所部兵從雄討平之遂於上津置南洛州以仲遵爲
刺史仲遵留情撫接百姓安之流民歸附者相繼而至初蠻帥杜
清河自稱巴州刺史以州入附朝廷因其所據授之仍隸東梁州
都督清河以仲遵善於撫御請隸仲遵朝議以山川非便弗之許
也清河遂結安康酋帥黃衆寶等舉兵共圍東梁州復遣王雄討
平之改巴州爲洵州隸於仲遵先是東梁州刺史劉孟良在職貪
婪民多背叛仲遵以廉簡處之羣蠻率服仲遵雖出自巴夷而有
方雅之操歷官之處皆以清白見稱朝廷又以其父臨危抗節乃
令襲爵上洛郡公舊封聽回授一子魏恭帝初徵拜左衛將軍尋
出爲都督金興等六州諸軍事金州刺史武成初卒官時年四十

五贈大將軍華洛等三州刺史謚曰莊子暉嗣起家本縣令入爲左侍上士無字保定中授帥都督累遷儀同三司出爲純州防主建德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

李遷哲字孝彥安康人也世爲山南豪族仕於江左祖方達齊末爲本州治中父元真仕梁歷東宮左衛率東梁衡二州刺史散騎常侍沌陽侯遷哲少修立有識度慷慨善謀畫起家文德王帥轉直閣將軍武賁中郎將及其父爲衡州留遷哲本鄉監統部曲事時年二十撫馭羣下甚得其情大同二年除安康郡守三年加超武將軍太清二年移鎮魏興郡都督魏興上庸等八郡諸軍事襲爵沌陽侯邑一千五百戶四年遷持節信武將軍散騎常侍都督東梁洵興等七州諸軍事東梁州刺史及侯景篡逆諸王爭帝遷哲外禦邊寇自守而已大統十七年太祖遣達奚武王雄等略

山南遷哲率其所部拒戰軍敗遂降於武然猶意氣自若武乃執送京師太祖謂之曰何不早歸國家乃勞師旅今爲俘虜不亦愧乎答曰世荷梁恩未有報效又不能死節實以此爲愧耳太祖深嘉之卽拜使持節年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封沌陽縣伯邑千戶魏恭帝初直州人樂熾洋州人田越金州人黃國等連結爲亂太祖遣雁門公田弘出梁漢開府賀若敦趣直谷熾聞官軍至乃燒絕棧道據守直谷敦衆不得前太祖以遷哲信著山南乃令與敦同往經略熾等或降或獲尋竝平蕩仍與賀若敦南出徇地遷哲先至巴州入其郭郭梁巴州刺史牟安民惶懼開門請降安民子宗徹等猶據琵琶城招喻不下遷哲攻而尅之斬獲九百餘人軍次鹿城城主遣使請降遷哲謂其衆曰納降如受敵吾觀其使視瞻猶高得無詐也遂不許之梁人果於道左設伏以邀遷哲遷哲進

擊破之遂屠其城虜獲千餘口自此巴濮之民降欵相繼軍還太祖嘉之以所服紫袍玉帶及所乘馬以賜之并賜奴婢三十口加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除直州刺史卽本州也仍給軍儀鼓節令與田弘同討信州魏恭帝三年正月軍次并州梁并州刺史杜滿各望風送欵進圍豐州尅之獲刺史冉助國等遷哲每率驍勇爲前鋒所在攻戰無不身先士卒凡下十八州拓地三千餘里時信州爲蠻酋向五子王等所圍弘又遣遷哲赴援比至信州已陷五子王等聞遷哲至狼狽遁走遷哲入據白帝賀若敦等復至遂共追擊五子王等破之及田弘旋軍太祖令遷哲留鎮白帝更配兵千人馬二百匹信州先無倉儲軍糧賈之遷哲乃收葛根造粉兼米以給之遷哲亦自取供食時有異膳卽分賜兵士有疾患者又親加醫藥以此軍中感之人思效命黔陽蠻田烏度

田都唐等每抄掠江中爲百姓患遷哲隨機出討殺獲甚多由是諸蠻畏威各送糧餼又遣子弟入質者千有餘家遷哲乃於白帝城外築城以處之并置四鎮以靜峽路自此寇抄頗息軍糧贍給焉世宗初授都督信臨等七州諸軍事信州刺史時蠻酋蒲微爲隣州刺史舉兵反遷哲將討之諸將以途路阻遠竝不欲行遷哲怒曰蒲微叢爾之賊勢何能爲擒獲之略已在吾度中矣諸君見此小寇便有憚心後遇大敵將何以戰遂率兵七千人進擊之拔其五城虜獲二千餘口二年進爵西城縣公增邑通前二千五百戶武成元年朝于京師世宗甚禮之賜甲第一區及莊田等保定中授平州刺史天和三年進位大將軍四年詔遷哲率金上等諸州兵鎮襄陽五年陳將章昭達攻逼江陵梁王蕭歸告急於襄州衛公直令遷哲往救焉遷哲率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與陳將程文

季交戰兵稍却遷哲乃親自陷陳手殺數人會江陵總管陸騰出助之陳人乃退陳人又因水汎長壞龍川寧朔隄引水灌城城中驚擾遷哲乃先塞北隄以止水又募驍勇出擊之頗有斬獲衆心稍定俄而敵人郭內焚燒民家遷哲自率騎出南門又令步兵自北門出兩軍合勢首尾邀之陳人復敗多投水而死是夜陳人又竊於城西堞以梯登者已數百人遷哲又率驍勇扞之陳人復潰俄而大風暴起遷哲乘間出兵擊其營陳人大亂殺傷甚衆陸騰復破之於西隄陳人乃遁建德二年進爵安康郡公三年卒於襄州時年六十四贈金州總管謚曰壯武遷哲累世雄豪爲鄉里所率服性復華侈能厚自奉養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間第宅相次姬人之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僮僕侍婢在閭守之遷哲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飲醺盡生平之樂子孫

參見或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審之長子敬仁先遷哲卒第六子敬猷嗣還統父兵起家大都督建德六年從譙王討稽胡有功進爵儀同大將軍遷哲弟顯位至上儀同大將軍

楊乾運字玄邈儻城興勢人也爲方隅豪族父天興齊安康郡守乾運少雄武爲鄉閭所信服弱寇州辟主簿孝昌初除宣威將軍奉朝請尋爲本州治中轉別駕除安康郡守大統初梁州民皇甫圓姜曼聚衆南叛梁將蘭欽率兵應接之以是漢中遂陷乾運亦入梁梁大同元年除飄武將軍西益潼刺史尋轉信武將軍黎州刺史大清末遷潼南梁三州刺史加鼓吹一部及達奚武圍南鄭武陵王蕭紀遣乾運率兵援之爲武所敗紀時已稱尊號以乾運威服巴渝欲委方面之任乃拜車騎將軍十二州諸軍事梁州刺史鎮潼州封萬春縣公邑四千戶時紀與其兄湘東王繹爭帝遂

連兵不息乾運兄子略說乾運曰自侯景逆亂江左沸騰今大賊
初平生民離散理宜同心戮力保國寧民今乃兄弟親尋取敗之
道也可謂朽木不雕世衰難佐古人有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又
云見機而作不俟終日今若適彼樂土送款關中必當功名兩全
貽慶於後乾運深然之乃令略將二千人鎮劔閣又遣其婿樂廣
鎮安州仍誡略等曰吾欲歸附關中但未有所耳若有使來即宜
盡禮迎接會太祖令乾運孫法洛及使人牛伯友等至略即夜送
乾運乃令人李若等入關送款太祖乃密賜乾運鐵券授使持
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梁州刺史安康郡公及尉遲
迥令開府侯呂陵始為前軍至劔南略即退就樂廣謀欲翻城恐
其軍將任電等不同先執之然後出城見始始乃入據安州令廣
略等往報乾運乾運遂降迥迥因此進軍成都數旬克之魏廢帝

三年乾運至京師太祖嘉其忠款禮遇隆渥尋卒於長安贈本官
加直巴集三州刺史尚書右僕射子端嗣朝廷以乾運歸附之功
即拜端梁州刺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略亦以歸附功拜車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頗從征討建德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封上
庸縣伯樂廣亦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安州刺史封安康縣公
邑一千戶

扶猛字宗略上甲黃土人也其種落號白獸蠻世為渠帥猛梁大
同中以直後出為持節厲鋒將軍青州刺史轉上庸新城二郡守
南洛北司二州刺史封宕渠縣男及侯景作亂猛乃擁眾自守未
有所從魏大統十七年大將軍王雄拓定魏興猛率其眾據險為
堡時遣使徵徵通餉饋而已魏廢帝元年魏興叛雄擊破之猛遂以
眾降太祖以其世據本鄉乃厚加撫納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加散騎常侍復爵宕渠縣男割二郡爲羅州以猛爲刺史令率所部千人從開府賀若敦南討信州敦令猛別道直趣白帝所由之路人跡不通猛乃梯山捫葛備歷險阻雪深七尺糧運不繼猛獎勵士卒兼夜而行遂至白帝城刺史向鎮侯列陣拒猛猛與戰破之乘勝而進遂入白帝城撫慰民夷莫不悅附譙淹與官軍戰敗率舟師浮江東下欲歸於梁猛與敦等邀擊破之語在敦傳師還以功進開府儀同三司俄而信州蠻反猛復從賀若敦討平之又率水軍破蠻帥文子榮於汶陽進爵臨江縣公增邑一千戶武成中陳將侯瑱等逼湘州又從賀若敦赴救除武州刺史後隨敦自拔還復爲羅州刺史保定三年轉綏州刺史從衛公直援陳將華皎時大軍不利唯猛所部獨全又從田弘破漢南諸蠻前後十餘戰每有功進位大將軍後以疾卒

陽雄字元略上洛邑陽人也世爲豪族祖斌上庸太守父猛魏正光中万俟醜奴作亂關右朝廷以猛商洛首望乃擢爲襄威將軍大谷鎮將帶胡城令以禦醜奴及元顥入洛魏孝莊帝度河范陽王誨脫身投猛猛保藏之及孝莊反正由是知名俄而廣陵王恭僞瘡疾復來歸猛猛亦深相保護魏孝武卽位甚嘉之授征虜將軍軍行河北郡守尋轉安西將軍華山郡守頻典三郡頗有聲績及孝武西遷猛率所領移鎮潼關封郟陽縣伯邑七百戶俄而潼關不守猛於善渚谷立柵收集義徒授征東將軍揚州刺史大都督武衛將軍仍鎮善渚大統三年爲竇泰所襲猛脫身得免太祖以衆寡不敵弗之責也仍配兵千人守牛尾堡尋而太祖擒竇泰猛亦別獲東魏弘農郡守淳于業後以疾卒贈華洛揚三州刺史雄起家奉朝請累遷至都督直後明威將軍積射將軍從于謹攻盤

豆柵復從李遠經沙苑陣並力戰有功封安平縣侯邑八百戶加
冠軍將軍中散大夫賞賜甚厚後入洛陽戰河橋解玉壁圍迎高
仲密接侯景並預有戰功前後增邑四千五百戶世襲邑陽郡守
從大將軍宇文虬攻尅上津遷通直散騎常侍大都督進儀同三
司陳將侯方兒潘純隴寇江陵雄從豆盧寧擊走之除洵州刺史
俗雜賓渝民多輕猾雄威惠相濟夷夏安之蠻帥文子榮竊據荆
州之汶陽郡又侵陷南郡之當陽臨沮等數縣詔遣開府賀若敦
潘招等討平之卽以其地置平州以雄爲刺史進爵玉城縣公增
邑通前一千六百戶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寇亂之後
戶多逃散雄在所慰撫民竝安輯徵爲載師中大夫遷西寧州總
管以疾不拜除通洛防王雄處疆場務在保境息民接待敵人必
推誠仗信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深相欽尚移書稱美之入爲京

兆尹尋拜民部中大夫進位大將軍俄轉中外府長史遷江陵
管四州五防諸軍事改封魯陽縣公宣政元年卒於鎮大象初進
封魯陽郡公邑三千五百戶贈陳曹苕沐四州刺史謚曰懷維善
附會能自謀身故得任兼出納保全爵祿子長寬嗣官至儀同大
將軍

席固字子堅其先安定人也高祖衡因後秦之亂寓居於襄陽仕
晉爲建威將軍遂爲襄陽著姓固少有遠志內明敏而外質朴梁
大同中爲齊興郡守屬侯景渡江梁室大亂固久居郡職士多附
之遂有親兵千餘人梁元帝嗣位江陵遷興州刺史於是軍民慕
從者至五千餘人固遂欲自據一州以觀時變後懼王師進討方
圖內屬密謂其腹心曰今梁氏失政揚都覆沒湘東不能復讎雪
恥而骨肉相殘宇文丞相荆啟霸基招攜以禮吾欲決意歸之與

卿等共圖富貴左右聞固言未有應者固更諭以禍福諸人然後同之魏大統十六年以地來附是時太祖方欲南取江陵西定蜀漢聞固之至甚禮遇之乃遣使就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侍中豐州刺史封新豐縣公邑二千戶後轉湖州刺史固以未經朝謁遂蒙榮授心不自安啟求入覲太祖許之及固至太祖與之歡醺賞賜甚厚進爵靜安郡公增邑并前三千三百戶尋拜昌歸憲三州諸軍事昌州刺史固居家孝友爲州里所稱蒞官之處頗有聲績保定四年卒於州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襄唐豐郢復五州刺史謚曰肅仍敕襄州賜其墓田子世雅嗣世雅字彥文性方正少以孝聞初以固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除贊城郡守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順直二州刺史大象末位至大將軍世雅弟世英亦以固功授儀同三司後至上開府儀同大將

軍

任果字靜鸞南安人也世爲方隅豪族仕於江左祖安東梁益州別駕新巴郡守閬中伯父褒龍驤將軍新巴南安廣漢三郡守沙州刺史新巴縣公果性勇決志在立功魏廢帝元年率所部來附太祖嘉其遠至待以優禮果因面陳取蜀之策太祖深納之乃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散騎常侍沙州刺史南安縣公邑一千戶及尉遲迥伐蜀果時在京師乃遣其弟岱及子俊從軍太祖以益州未下復令果乘傳歸南安率鄉兵二千人從迥征蜀尋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肅紀遣趙拔扈等率衆三萬來援成都果從大軍擊破之及成都平除始州刺史在任未久果請入朝太祖許之以其方隅首望早立忠節乃進爵安樂郡公賜以鐵券聽世相傳襲并賜路車四馬及儀衛等以光寵之尋

爲刺客所害時年五十六

史臣曰古人稱仁義豈有常路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信矣
泉企長自山谷素無月旦之譽而臨難慷慨有人臣之節豈非蹈
仁義歟元禮仲遵聿遵其志卒成功業庶乎克負荷矣李遷哲楊
乾運席固之徒屬方隅擾攘咸翻然而委質遂享爵位以保終始
觀遷哲之對太祖有尚義之辭乾運受任武陵乖事人之道若乃
校長短比優劣故不可同年而語矣楊雄任兼文武聲著中外抑
亦志能之士乎

周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六終

西川毛氏
氏周應

